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三卷　第一期　再版

專論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許德珩

動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紐約通信

美國與德國　楊剛

談話

皮爾遜强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觀察通信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北平·天津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漏題案（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論朗誦詩　朱自清

書評

馬迪厄著：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讀者投書六封·觀察漫畫一頁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鏐齡　蕭乾　顧翊羣

七點希望

編輯先生：茲舉出我對當前局勢的七點希望如左：

一、反對政府「政治造匪」，「軍事剿匪」的愚蠢辦法，希望結束「軍事剿匪」，加緊「政治剿匪」。

二、希望大選延期一至三年，避免完全包辦的民選。

三、嚴懲文官貪污，替中國政治做一番大消毒工作。若能殺貪官特任者一人，簡任者十人，薦任者百人，委任者千人，政治可立致廉明。

四、嚴懲武官貪污，替中國軍隊做一番大消毒工作。若能殺貪污軍官司令級一人，將官級十人，校官級百人，尉官級千人，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五、對於基層羣衆的農民，宜履行諾言，推進速效之土地改革。

六、對於上層份子的公教軍及國營企業從業員，薪給待遇應求眞正公平，嚴禁變相津貼。

七、對於豪門資本，課徵重稅，以平民憤。

吳中平　八月二十二日　南京

技術人員與內戰

編者先生：東北技術人員被害之事，張莘夫之後又有俞再麟。兩者都曾在官黨各報廣為宣傳，有剜耳抉目，曝屍多日，不准收屍等語。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越崎近在天津益世報發表文字，大意是勸誡技術人員切勿以為自己不是軍政工作者，八路來了可加優待，不致殺害，張俞即是前車之鑑，所以技術人員今後應該敵愾同仇，與「共匪」誓不兩立云云。

孫氏本人在工業界之成就及貢獻，令人欽佩。不過這篇文章却大大離開了『技術人員』的立場。依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到一個礦廠，所有的技術人員都應該放下算尺和鉛筆，拿起步槍手榴彈同來犯的敵人拼個死活；既然不能投降（如果投降或被俘也將如同張俞一般被殺），則何如作戰到死？孫氏此種說法，顯然不是愛護技術人員。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還沒有要求技術人員也去戰場拚命，現在在內戰中却要他們也去擋砲火，恐怕八路尚未消滅，技術人員倒完全被消滅了。這是否對國家有益？

八路對付技術人員的辦法，不一定和報紙上宣傳的相同。張莘夫事件我不清楚，俞再麟之死我却親目聽見北票煤礦負責人談述其中經過，和中央社的報導頗多出入。據云：「北票被圍時，守軍僅有礦警一營，彈盡援絕，危險萬分。其時共軍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限十五分鐘回話。防守者既不肯降，亦不放此二人出去，就延了一小時之久。於是共軍以為二人業已被害，即大舉進攻，子彈亂飛，逼進礦所。主持防守者始感驚慌，乃急草降書，命俞再麟攜出投遞。持書擅出，即遭毀斃。因為共軍以為所派二人業已被害，情感憤然故作報復，並不知俞為何人。及悉二人並未遇害，遂亦不再傷害其他人員。」十年戰亂，奉命守土者，祗知先遣散其眷屬，見車搶車，見船奪船，技術人員反而身留危城，終于殉難。此種事例，不勝枚舉。技術人員之傷亡，實亦國家元氣之損失。然其責任，何人担負，稍加思索，即可得之。

彭宗耆　七月廿七日　瀋陽

（編者按）本刊二卷二十四期載熱河阜新曹仲明先生一函，關于俞氏之死，彭說與曹說又不同，茲並刊之。

政府限制大學生就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北京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系本屆畢業生某君因成績優良，經由系方介紹，至中農所（前華北農事試驗場）任職，已由該所應允錄用。詎料該所近忽據某方通知，並附名單一紙，凡名列單上之畢業生均不准任用。該生不幸列名其中，遂至被迫破約。

大學生之「畢業即失業」問題，在去年度暑假中已成為嚴重之社會問題。政府如素性不聞不問，雖足顯示其無能，然大家既然都已經曉得這個政府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則亦即不再說什麼。但如更進一步的以特殊手段限制就業，則其心地之褊狹險惡，手法之卑劣毒辣，已非吾人所能容恕。前見貴刊二卷二十一期嚴仁賡先生所投「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一函，本人茲證實該函所言，確為事實。

沈茂坊　八月四日　北平

反對恢復自費留學考試

編者先生：近報載教部決予恢復自費留學考試，這是萬萬恢復不得的。津版大公報前有數篇專文討論過這個問題，均主張極應取消自費留學考試，在公費上多增加名額，這正述盡我們的心願，替一些貧苦學生吐一口怨氣。我們一批數人曾參加去年教部舉辦的公費留學考試，公費上未獲錄取，然均取得自費留學資格，乾脆不取也好，這樣就使人難過起來。這年頭，除了豪門、顯宦、暴發戶能有此力量，送子弟們去留學讀書（？），普通人家，談也不必談。看着這批公子哥兒們一個一個地出國，實寒透了心。前有人做統計，在美我國留學生不下二千人，其中公費生僅數十人，這就是個很好的現實說明。如果留學生不是有錢人特權的話，我們請求教部立即停止自費留學生考試之議，多增加每年公費名額，讓更多深知讀書的貧窮學子出去，這才是造就人才的基本辦法。

李嚴　八月廿二日　上海

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

編者先生：最近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青島啤酒廠，此外還有兩個麵粉廠，一個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渠等接管後即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遂使許多家在解放區的人無處可走，顛沛流離，受盡苦難。查敵產應公開核賣，售與民營，國民黨何能利用掌握政權之關係，將國家財富轉為一黨之私產？

章幸之　八月九日　青島

禁舞問題

編者先生：最近政府決心禁舞。舞廳老闆和一般舞女，大起恐慌。日來西報抨擊尤烈，認為政府在開倒車。從道德上說，舞廳應否許其存在，此處不談，不過我覺得今日政府要做的事情不知有千千萬萬，禁舞決非「當務之急」。把許多有關民生的大問題，擱下不管，專門來管這些細節小事，實在不敢苟同。而且禁舞也不是一句空話，許多人的生活因之發生問題。政府不先解決這些人的生計，一味不關痛癢的「禁」「禁」，亦非為政之道。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嚴若傑　八月十七日　上海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一期
三十六年八月卅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售價：每冊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許德珩：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李燭塵：華北工協理事長
楊　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費　青：北京大學教授
朱自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卞纕組：金陵大學教授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對中國？

許德珩

一

在內戰的烽火連天，「勘亂」的總動員令已經發佈，國府副主席孫科一再的發表那史無先例的緊急求援的談話以後被認為和中國政府當局相處最好的魏德邁將軍，受美總統杜魯門之命，充任特使，蒞臨遠東調查中韓兩國情勢。魏氏到中國以後，以比九一八李頓調查團還要來得顯赫，南北飛奔，搜集材料，聽取各方報告，而中國政府方面也都奉命維謹的漏夜趕製報告，民間因魏氏此來，關係於中國現在及將來的命運，亦曾多有陳述。

對於魏氏此來，中國社會上有兩種感覺：一、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經被稱為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不管怎樣，中國人民對於戰爭的犧牲與貢獻都是很大的；朝鮮在戰事結束以前約五十年，一直是在日本軍閥奴隸的統制之下未能獨立的國家，日閥敗降後，南韓仍然在美軍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現在魏德邁東來，竟然把我們中國與尚在他們軍事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的韓國並列，同為調查的對象，我們雖然十分的尊重韓國，時時刻刻願以平等地位待韓國，然而對美國此舉，不得不認為是種侮辱。二、中國自己的事，本來應當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自己也應當能夠解決，現在竟要人家來調查，並且還要歡迎人家來調查，漏夜趕製報告，使這時時刻刻受着生活壓迫與戰爭威脅的人民，感覺到中國這個國家現在還成什麼樣子！

這兩種感覺，可說是中國人民一般的感覺。現在魏使已經公畢，快要返美。他回到美國以後，美國政府將如何對待中國？這是我們急於要想知道的問題。

二

有人說，美國對華政策已早決定；魏德邁之來，不過是搜集一些材料，聽取一些意見，作為着手進行的參考。而自魏氏來華以後，我們不是常常聽見美國朝野都說「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變」嗎？

當然，資本主義的美國，加上戰後的杜魯門主義，它一方面是要擴大而能實際的把握着反蘇反共基地，同時，還要獲得廣大而足以消納過剩的資本與過剩的商品市場，從這兩個大的原則本身來說，美國現時的對外政策是不會變的，而對華政策也是不會變的。所以他們都說「美國的對華政策不變」。不過中國的政治本身卻在變，並且急劇而廣大的在變。它由政協時代的停戰、和談、團結，變到現在的總動員、勘亂、大打特打。在中國這樣一個巨變的局面之下，美國的作法將怎麼樣？它是不是還應當保持着表面上觀望等待，實際裏來供應物資，出賣軍火的方法呢？或者，就應當進一步的使用那確

切而積極的方法呢？或者再來一下協調方法，甚至於壓迫式的協調方法呢？這是杜魯門主義的內心彷徨，也是我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焦燥。

觀望等待已經等待了許久！協調方法也曾經嘗試過，那麼，所謂積極的作法是怎麼樣呢？這裏有許多不同的揣測，包括魏德邁東來以後，美國各方面的揣測與意見，我們無妨徵引一二：

八月五日舊金山廣播美聯社華盛頓電：『據此間權威方面消息，魏德邁特使中國之行，已獲結論，即美國可以遠較對希臘為大而性質相同之援助，單獨給予中國政府，以使戰勝中共，並恢復正常的經濟狀況。不過美國政府迄今尚未獲得蘇聯以軍需品援助中共部隊的證據，但中共部隊中所存留以前日軍重要武器則甚多；此等武器，係中共自日軍方面繳獲者。又稱：大多數專家都認為美國應當派遣一批重要的經濟與軍事人員赴華，担任中國行政機關和軍隊之顧問，並予以十億至二十億元之援助，以提高中國中央軍之士氣，而澄清目前中國局勢。據稱：美國政府似不擬改變其對華政策……』（八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這雖然是一方面意想情願的說法，然而我們不能說它不足以代表美國一部份的意見。再看另一種說法：

合衆社於魏德邁來華的任務，有下面的推測：

『一、決定如何可以穩定中國的經濟，可能在亞洲也來一套馬歇爾計劃。二、查明美國應否放棄對中國內戰之「中立」地位，而以道義與物資支持蔣主席。三、分析美蘇在朝鮮談判的僵局，以決定美國是否將在朝鮮南部單獨行動。四、提供關於朝鮮軍事政府能否交國務院接管，代以民政管理的意見。』（北平世界日報，八月七日）

這是一種簡明而扼要的揣測，我們更看又一種說法：

舊金山廣播華盛頓電：『據可靠方面消息，魏德邁近已有報告，送達華府，美政府將於下月內以大批供應運往中國，從速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北平世界日報）

上面所徵引的一些估計，都是承認美國將要積極的援助國民政府，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金融的方面，美國都要正面出馬，支持國民政府，達到澄清局面的目的。

當然，以杜魯門主義今日在歐洲對希臘土耳其的作法來說，上面的那些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遠東不是歐洲，中國也不是希土；加上兩年以來麥克阿瑟管制日本之結果，使他心滿意足地感覺到日本已然成了他掌握中百依百順的柔媚婦人，可以「隨他的意想情願而擺佈」。至其地理的條件，又為反蘇反共之適當地基，日本已然成了山姆叔叔心目中的第一愛人。所以近來他要百般的嬌寵她，這個被嬌寵的狐狸精，將來是不是要變作東方未來的希特勒，早晚我們中國和美國人民還要再吃一次虧，這且不在今日本文話下。反看中國，山姆叔叔雖然苦心經營了快將兩年，不惟東北不能控制得住作為反蘇基地，就是華北，連平津這樣短短的一條交通路線，也都是三天一翻車，五天一破壞，加上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民生的困苦，誠然是有口皆碑，中國的問題實是很不容易搞呵！所以中國之於日本，在麥克阿瑟等人看來，已經是無足重輕，犯不着用那許多的力量去經營。不過放下不管的話，裏面又恐怕要出毛病的，所以又有較為不同的意見：

羅拉多丹佛八日電，丹佛郵報八月三日社論：『…在這樣一個飛機可以環繞的世界與原子炸彈的時代，中國的東方沿岸，就代表着美國的西方邊界，假定美國要確保其團結的民主原則，我們對中國的政策，也就必須民主。所謂民主的原則，意思是說美國不應該幫助中國政府來壓迫人民。蔣主席非常需要幫助，去年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馬歇爾建議，說中國政府若能擴大改組，就可以招致援助的時候，蔣主席也很願意多容納幾個自由主義份子到政府去，……可是他們並沒有造成中國政府基本的改革。現在馬歇爾的使命既已失敗，美國必須決定他在遠東所採取的途徑，這途徑，是和中國有關。……美國應當援助中國，但是僅能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之下，這條件，就是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其含意是：一、蔣主席必須把自由份子容納在[illegible]實的地位上；二、中國政府必須以國民黨的同等地位，給予其他各黨派；三、中國政府必須實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選舉；四、中國政府必須把公開審問、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障等等權利，給予人民……美國應該對蔣主席使用壓力，促他把這些權利，給予人民……』（八月十日，北平世界日報）

其他還有較為別緻的一種說法，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他於八月五日出席濟南各界座談會說：

『美國、國精神，即是援助任何國家為人民所擁護的政府，並非幫助一黨一派。對華政策原則上無問題，只有方法上如何可以不增加中國內戰或助長中國內戰。個人深盼中國政府的政策有所改變，使中共區的人民，能自動的贊助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能與人民合作，美國的援助，自無困難。……』（八月六日，大公報）

司徒的這樣一種談話，當然是充滿外交詞令的。可是，就是在這種外交詞令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內戰的情勢之下，美國公然不顧一切來援助中央，也還有待考慮。

三

我們在上面不嫌厭煩的徵引了從魏德邁來華以後美國各方面的一些意見，

從這些意見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歸納到下列的幾點，作爲我們觀察美國對華政策之實行的一個輪廓？

一、杜魯門主義的美國，原則上是要支持國民政府，並鼓勵國民政府，反蘇反共的。二、要獲得反蘇反共的軍事基地，更以脅誘的方式，使國民政府擴大改組，加入美國政府所認爲合式的民主人士與自由份子進去，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擴大現政府的民主基礎，自我滿足的冀能澄清局面。三、以上列兩點爲條件，給國民政府以軍事的、物質的援助，包括軍事訓練，軍隊裝備，以及若干美元的大借款。

雖然魏德邁將軍來華許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意向透漏他們將要這樣的執行對華政策，可是由美國最近在歐洲，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所行所爲，與美蘇近來在各地的對立情況，以及中國內戰發展的形勢這許多的事情來說，美國除了再取一些時的「靜觀」態度以外，上面所歸納的幾點，或者是他最近最可能的對華政策之實行的步驟。有人說，美國也可能再來一次調協，或者加重調協的分量，擴大調協者的單位，不由他單獨出馬。這樣雖然是可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一個作法，可是在美國反蘇反共的政策之下，在現時中國的內爭形勢之下，擴大調協的圈子若不能包括蘇聯的話，調協即歸於不可能，縱可能亦無結果。既然如此，則問題仍然要回到上面我們所歸納的幾點。但是由那幾點是不是就可能幫助解決中國問題呢？

我們很簡單的答覆說不能。不能的理由如下：

四

先就國共戰爭的前途來說。中國今日的內戰，究其歷史，已二十年；這二十年之間，曾經惡戰苦鬥過，然都未能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得了問題。當然，政府方面，因爲容易獲得較爲便利的條件，較易於取得一時的戰爭優勢；但是要戰爭繼續存在，這些優勢之獲得，不惟無補於問題之解決，而且還要加深困難，加重負担。很明顯的，只要戰爭繼續存在，政府方面，爲要控制已有的據點，爲要保持已得的城鎭，爲要維護已有的交通路線，工礦產業，是需要很大的兵力的。需要維持的地方越大，兵力愈多；徵兵、徵實徵糧越重。社會在這樣嚴重的戰爭狀態之下，經濟何能恢復正常關係？物價漲風，何能戢止？民生困苦，何能稍息？再加上每一城鎭之爭奪得失，即每一次要增多若干流亡無告之民，其後果都會落到握有政權者的身上；拖累愈久，慘痛愈深。美國在這種淒慘的行程中，來援助戰爭的一方面，出賣軍火、派送飛機、訓練軍隊，希望遠到實行他們的對華政策以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姑且不問美國願不願意承受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即使甘冒不韙，而國共的糾紛也仍然不能解決。其不能解決之理由，繫於中國的政治方面。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困憊已深，其唯一的希望與唯一的需要是政治清明，能有一個爲人民謀利益的、民主的、廉潔的政府。它在經濟上能改善人民生活，至少能使人民生活，在政治上能確保人民之自由，由此以趕上歐美。但就目前中國的政治來說，顯然的與這種要求距離遙遠。關於現時中國政治，吾人以長久生活在這社會中，耳濡目染，麻木漸深，不能作很深刻的敍述。美國裴斐教授，有這樣的批評，他說：『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最壞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半法西斯，缺乏眞誠遠大的目標，除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騙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積極的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雖對他不滿，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才不能不勉強消極的支持他……』（觀察二卷十八期十至十一頁）

外國學者這樣的一個批評，使我們正視現實，感覺到政治這樣的貪污腐敗，人民這樣的困苦顚連，人權這樣的一無保障，豪門資本這樣瘋狂猖獗，吮吸人血；諸此等等，就是中國問題之癥結，此而不圖，則所謂擴大政府的基礎也好，加入些貌似的民主自由份子也好，美國物資的援助與金錢的援助也好，何能解決中國問題。

因此，解決中國問題，其手段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國際友人能以和平方法助我們解決內爭，使我們的政治即於清明，民生即於幸福，人權得以保障，這無論是美國單獨出馬也好，美蘇聯合進行也好，都爲中國人民之所歡迎，反之則爲我們之所憎惡。中國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蘇，孫中山先生是列寧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們只願意在中國的國土上成爲中國人民安寧幸福的樂土，不願意成爲國際鬥爭的基地。

八月十八日北京大學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動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動員爲的要戡亂，戡亂爲的要行憲，行憲爲的要還政——這是政府當前政策的三部曲，也正是今天政府一切行動的準則。

去年歲末，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確定今年元旦爲公布日期，復議決新「憲法」定於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此所以大家都說今年是選舉年，明年便應該算是憲政年了，這也就是很多人熱烈地在喊着要行憲的背景與根據。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國民大會原是在很特殊的環境下召集的，而由於中共的拒絕參加，造成了今天在法統一點上，一方堅持要如期施行新「憲法」和另一方根本否認它的僵局。同時，國共兩方的武裝鬥爭愈演愈烈，顯然已經超越了理智的境域，於是在經過了一番極度的慘殺與苦戰以後，政府毅然決然頒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十八條，其目的在「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行憲政」。從此以後，如果用陳誠的話來說，國共所進行的不再是「黑市仗」，而是國民黨政府又一度正式討伐共產黨，展開了所謂「剿匪工作」。雖然一切祇是名義上的改弦更張，事實上「打」一個字仍舊可以包括並說明所有的行動，但是法律上的中共地位業已發生了變化，老百姓的處境也確實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局勢無疑已混亂到極點，一方面爲要「戡平共匪叛亂」，我們的人力物力應積極動員，另一方面「實施憲政及各項有關憲政之選舉，均應依照規定，積極進行」，我們所不懂的是：這究竟是矛盾呢，還是奇蹟？

中立的西洋學者說我們的政府是「無能，貪污，腐敗」，虛心的中國人似乎也都該承認這些形容詞的眞實性，是則以這樣的政府來厲行全國總動員，實在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從無論任何一方面來說，要做到眞正的「動員」，必須有一個近代化的政府。一個不够格的政府，旣無能，又貪污，又腐敗，沒有人會相信它能擔當得起這個近代化的任務。抗戰時的經驗，已是有目共睹，現在又要「動員」，其結果不難預卜。我們敢說總動員令雖已頒布，理論上一切與戡亂有關的人力物力自應積極動員，但是那些有背景、有「關係」、有勢力的官僚、豪門、富戶，當然仍將逍遙法外，甚或還要變本加厲地在新環境的掩護下繼續剝削並聚積他們的利益與財富，最受到影響的恐怕仍舊是一般有寃無處伸，有苦無處訴，終年在飢餓與疾病線上掙扎着的老百姓。這樣的動員並不是動員，明眼人看得很瞭然，政府當局的內心也一定很明白，然而政府還是決定這樣做，這正足以證明它到了今天確有「山窮水盡」「走頭無路」之感。然而政府所得到的必定是一個相反的結果：政府將越顯得無能、貪污、腐敗，它的威信必更下降。假使政府作今天的決策是因爲非動員不足以戡亂，那麼我們姑且不論戡亂政策的當否，以及是否有獲得戡亂成功的軍事與政治上的種種條件，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動不了員的政府，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是一個戡不了亂的政府。

關於政策上戡亂的當不當，以及能力上政府戡得了戡不了的問題，在目前的法令規定下，恐已超越公開討論的範圍。不過像目前這樣一面動員戡亂一面完成憲政的情形，是任何一個政治意識尙在淸醒狀態中的國民所不能不關心的。這裏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解說：

第一，用法令的文字來說，動員戡亂純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現憲政」，這固然是光明正大的話，但細察之，其中實包含着極大的矛盾。眼看我們就快要實施憲政了，而政府爲要掃除民主障礙，乃有動員戡亂之舉，但是從總動員令頒布以後，全面的眞正意義的動員，現狀下的政府絕沒有能力做到。說起來傷心，政府却因此而取得了法令或理論上的根據，用來便宜行事，爲所欲爲。動員綱要規定「除本綱要已有規定者外，爲達成戡亂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國家總動員法之規定，隨時發布必要之命令」，這確實是一個範圍極其廣大的授權。我們原來就沒有享有多少自由，從此以後，自由的一切保障將更喪失殆盡；我們的新「憲法」所設置的各種相當合乎憲政條件的制度，我們原來就沒有建立多少基礎，從此以後，這些基礎將被毀滅無遺了。在表面的邏輯上，動員戡亂確似乎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但是很明顯的，即使動員戡亂可以掃除所謂「共匪叛亂」所造成的民主障礙，其本身却無異又產生了無數新的民主障礙，舉其犖犖大者，例如徵雇、徵購、徵用、限制個人自由……等，不一而足。究竟甚麼是民主障礙呢？政府的看法不一定與我們相同，老實說，在

良心上，如果有人理直氣壯憤慨激昂地指出目前的無能、貪污、腐敗的整個政府本身便是最大的民主障礙，誰又能找得出更好更有力的理由來反駁它呢？

第二，再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擴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任何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過去也曾有若干人向政府當局提供意見，認為政府在東北以及冀魯晉陝等省若干地區，不能在正常的情形下充分行使政權，於是各該地區的選舉事宜應暫緩辦理；也有若干人認為假使把中共所控制的範圍並不小的區域全都摒棄於選區之外，當然是極不公平，於是若不延期行憲，祇能讓留在政府區域內的人民團體來代替中共以及內戰區域的人民選舉。雖然所謂暫緩辦理和權宜的代替選舉，恐不過是要弄手法來造成一個變相包辦的騙局，但是事實上的困難與阻礙毫無疑問存在着，却是已被大家承認了。最近聞有國民大會駐滬代表張發奎羅卓英等四十餘人聯名上書國府蔣主席與孫副主席，列舉多種理由反對今年進行選舉，並建議政府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共同討論決定行憲問題；我們此刻尚難推測國民黨內這一部份重要人物有此舉動的真相和動機，但函內有幾句話確可證明他們對於當前事實的認識：「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又：「在秩序尚未恢復之地區舉行大選，最易予奸惡以利用機會，滋起地方上矛盾之爭鬥。」憲政的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

第三，民主憲政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政治現象，而戰亂却相反的是一種以武力來對付政治異見者的舉動（雖然我們也承認所謂政治異見者也是一個武裝的政治集團），要在武力至上的時候準備實施以理性為基礎的憲政，無疑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內，選舉一方面是產生公職人員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對於一般人民的最好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之能否發生真正的作用，全要看一般人民對於選舉所具有的態度。如果人民視選舉為政府粉飾門面的勾當，或確認選舉為政府要弄欺騙的手段，那麼不但選舉制度的健全基礎無從建立起來，民主憲政的前途也當然更沒有把握了。本文不擬討論如何解決國內兩大武裝力量衝突問題的途徑，不過我們總以為在內戰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以前，無論為暫時的情形計，或為比較長久的基礎計，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它不應該作行憲的打算，而祇可以間接地在各方面讓一般人民多獲得些學習民主的機會，以為將來真正作主人翁的訓練與準備。退一萬步說，即使政府以為非「戡亂」不足以「建國」，我們也要敬告政府，它似乎應該考慮如何以光明正大的態度，向全國人民宣告這一個基本大原則：唯統一和平後始能行憲。我們誠懇地奉勸政府千萬不要利用做官心切的黨派來造成一協議分贓的民主騙局，人民是最聰明靈敏不過的，他們或可能糊塗一時，但必終而會投到真理的懷抱裏去的。政府與其如此做，倒還不如延期行憲，而先在各地方試行類似新「憲法」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這是寓訓練與學習於試行，另一方面這又表現了政府在還政前夕的高貴風度。政府要是有行憲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暫不作行憲的打算！

八月十七日　北平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中紡讓給民營，政府早有諾言，事在必行，雖眼前尚有少數固執己見，以種種說法，挑動社會的觀感和政府的信念，然大勢所趨，並關係政府的威信，實亦不能阻止。況現政府之經濟建設方案，仍本第一期經建原則，輕工業應讓歸民營，故希望社會人士，正不必對政府此一措施，再懷疑義。惟作者認為讓給民營的方法與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大有研究的價值，故論列之以供政府參考，並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一）讓給民營，其首先準備工作，即需將應讓給各廠的固定資產，實行估價。本來日本人移交清冊，各廠固定財產的價值，原有確定之數字可憑。惟因接收時，政府對各地僞幣，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若根據當時清冊，實行貶值，然後再升高若干倍，當非政府所願為。故現政府主張照二十六年各廠固定

財之價值爲標準，再按現時物價，升値若干倍，卽爲將來之實價。其則當然不錯。不過此處有應注意之點，卽二十六年之估値，應爲除去二十六年以前折舊之殘餘價値。而二十六年以後，又經過十年之使用，亦應將此十年之折舊剔除，方爲各廠固定財產之實値。故不能含混的以二十六年的估値爲標準，槪乘以若干倍爲合理。至於倍數問題，亦有考慮之餘地。因機件新舊之品質不同，其效能亦自各別。政府年來憑此大行收益，更不能視爲無貸之營養品。況政府讓給民營，應有扶助民營之意義存乎其中，似不能完全站在買賣的立場上，斤斤計較，大大的賺一筆無本利益，充實國庫，才算理得心安。

（二）讓給民營的方法。據聞政府有保留三成之說，再用向市場發賣股票的方式以移轉之。這種作法，在個人意見，似尙有商量的餘地。因所謂保留三成，不知政府在各廠總數之中保留三成？抑是在各廠之中分別保留三成？如係前者，則難免民間懷疑政府於各廠之中，擇其善者而據有之。如係後者，則又類似官民合辦。政府旣只握有少數股權，不能有所操縱，則又何必多此一舉。故作者主張：政府如要賣，卽痛痛快快的整個賣，不必有所保留，但發賣時則又需分別標售，聽任買主選擇。因各廠設備有上中下之不同，卽標價有上中下之別。要買好的多出錢，買不好的少給價。不管買的人是張三李四，或財閥官僚，此處談的是買賣經，用不着在買賣上更有不合交易行爲之提議。至於民間如無力購買，則是另一問題，不在此文討論之內。

（三）中紡讓給民營，是勝利後政府履行諾言之一件大事。同時更是政府發展民營事業之一大決心。不過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一方面是發展國家資本，同時在他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此次中紡讓給民營，是不是尙有節制私人資本之必要。本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眼前是欲生產事業發達，必先要發達資本，獎勵民營。但發達資本，應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徒使生產事業由資本之發達而日趨發揚，而反使整個社會利益因資本之發達而日形偏枯。因資本雖是有形的財產，但它的本身是固定而不能擴大轉化的，必需加以人力的應用，始能滋長發揚，日形膨大。因此可知，發達資本，卽與人力結了不解之緣。換言之卽資本因參加了人力才能發達，則人力實爲無形之資本。故在現代的產業界中言資本，就不能忽略人力資本之一實事。

（四）勞力資本化，在理論上已無問題，今後亦必漸成爲實事。惟非常之舉，衆人懼焉。在普通公司中，實亦不易見諸實行。今中紡由政府讓給民營，如政府有決心使資本普遍化，則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之坦途，實可由此勞力資本化，作一個良好的開端。因旣承認勞力爲資本之一部分，則讓給民營之後，各廠中之從業人員（包括勞心勞力之兩部分員工），均應爲各該廠所有權之一員。然此所有權如何取得，則不外此次之買賣雙方，照一定之比例數給與之。今假定勞資雙方其股權將來爲四與六之比，其辦法：再假定政府出賣之某廠，其標價爲一千億元，則政府方面，應只實收八百億元，其餘之二百億元，卽由政府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同時買廠之家，實出八百億元，但買廠之主，只能享有六百億元之股權，其餘二百億元之股，亦應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則將來某廠卽由勞資雙方，均以資本家之資格，共同利害，經營事業，則一切無謂之糾紛，應可迎刃而解。

（五）不過此處有應特別注意者，卽以勞力取得之股權，實際上不能爲每個從業人員分配若干股，使之自行保有之。暫時只能於每年終工廠如有盈餘時，照股權分配紅利，而股權之獲得，則照從業人員每個人之薪給爲標準而有多少之不同。或者謂股票不歸從業人員自行保有，不仍等於空頭支票。實則不是永久不歸從業人員保有股票，假使從業人員只能短期間在某廠工作，是今日在甲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明日又在乙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則未免太便宜了。故勞力資本化之股東，必需終其身於某工廠，始能享有股票之權利。換言之，隨時解雇，卽隨時取消股權，而應爲繼續受雇者之享有。若中途退職，當然各公司另有規章，而對股票一切遺產及所得稅，均照普通稅法實行，亦另寓有節制資本之意義。

吾人如此主張，並非高遠空乏理論，政府不讓給民營則已，如其讓給民營，此種辦法，實有實行之必要，因吾人知道，現時在中紡公司之從業人員，均對此事確有極大之希望，大有非如此實行不可者，爲防止將來賣出後發生意外風潮，何不先行審愼周詳，規定實施辦法，爲資本主義開一新紀元，於國內產業上作一大啓發，使社會普遍享受資本之利益，同時整個國家增進繁榮，事固無有益於此者。

更有進者，紡織雖爲中國有基礎之新工業，而戰敗後之日本紡織業，仍爲中國之勁敵，緬懷戰前日本經營此業者，極力主張集體經營，減少種種無謂之濫費，因之減輕成本。本來日本工資只有中國八分之一，再加事務管理得法，其生產成本必輕。以此傾銷於南洋及中國各地，必將國貨打倒。或謂，眼前中紡在整個國營之下，似亦與此旨相符。不過國營事業之官場化，機構龐大，行政實感不靈，決難達成集體機能，同時又難收簡捷之效。假使能照本文主張，所有從業人員，都是股東之一分子而爲利害相關之一體，則大家聯合起來，萬衆一心，共同推動這一個集合之大體，當可收舉重若輕之效。

如本文主張的勞資合作工廠，理應協力同心，使事業得蒸蒸日上，而所得盈餘，必有可觀。國家為發展事業計，對於盈餘分配，必需有一定之限制。如超過此限制，則需課以累進之所得稅。如其將此盈餘發展事業，則又免予課稅以獎勵之。不過此處有須特別注意者，即如此以盈餘發展之事業，其所有權仍宜按母體的辦法，其中資財之百分之四十，應分配於新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層層相因，層層擴大，各種事業將為全民所有。提高全民生活水準，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這不是一條坦平大道嗎？

時人通常將民營工業，以民族工業之美名予之。其實現階級之民營工業，去民族工業之境還遠，必需現在民營工廠，起碼走上一階段，漸漸的普遍化，方能踏上民族工業的坦途。因所謂民族工業，必所有工業為全民族所有，方能名實相符。此事在普通工廠一時不易實現，中紡讓給民營，正是中國千載難遇之機會。政府及資本家能慷慨的實行此一政策，確定由資本主義，大家不流血，而高高興興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誠為中國之一大盛事嗎！

美國與德國

（紐約通信）

楊剛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的方案，看來是確定的了。圍繞着這個方案，無數困難問題正在展開。方案本身是否能實現，實現之後，又是否能夠按它所有的目標行得通，都是方案當局所不能肯定答覆的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為什麼當局要如此主張，而且主張得這樣堅定（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莫非大政治都是試探與錯誤的過程麼？抑或這是一種確定的看法與做法成熟的結果，復興魯爾工業是一個結論而不是一個起點？

一

檢查一下過去，或者對這問題能有些說明。

歐洲戰爭結束之時，大家都知道有了一個三強波茲丹協定。同時美國政府有一個治德方案，叫做T字第一〇六七—八號，內容大致與波茲丹協定相同，主要是德國非軍事化、非工業化（農業化）、非納粹化和再教育。這方案是在波茲丹協定以前，說不定還是羅斯福總統在世時製的，當時財長摩根索（新政派）的重要意見——德國農業化包括在內。

有方案必有執行者，執行者必有一套執行的政策。當時的執行者名義上是第三軍軍長巴登將軍。巴登將軍對於政治經濟與德國，絲毫不感興趣，而實際負責的是下面這幾位：

一、莫非大使，（Robert D. Murphy）是國務部有名的歐洲專家之一。本人是天主教徒。英美聯軍在卡沙卜蘭卜登陸之後，把法國的吉羅得將軍偷運到北非，欲圖使此公繼達蘭之後，與英國支持的戴高樂抗衡的就是他，想利用維希舊勢力對抗戴高樂及法國內地軍的也是他。義大利投降之後，他領大使銜作駐義美軍政治顧問。德國被擊敗後，他又領大使銜作聯軍統治理事會的美國政治代表。

二、綴拍準將（William H. Draper）是在美佔領區管經濟政策的。此人雖然是準將，但最大的經驗是在金融與經濟方面。在沒去德國之前，他有過悠久的銀行歷史和強大的東方財團背景。他曾在直屬摩根財團的銀行家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做過副會計長，後來又在紐約最大銀團之一，與洛克菲羅及摩根財團極有關係的底朗李德公司（Dillon Read Co.）做投資部主任兼副總理。這個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量對德投資，助成了德國的鋼鐵復興。這次大戰前，它的總理是現在的國防部長福列斯特。綴拍先生在這公司的地位，不多不少，正次於福列斯特。他是東方財團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共和黨員，且屬於最保守的美國退伍軍人會（American Legion）。他是聯軍統治理事會經濟部的美國代表。

在這兩個首腦人物下面，還有許多工業家和銀行家。例如其中有兩個，一個原是美國共和鋼鐵公司（美國三大鋼鐵巨頭之一）的總理，名叫懷塞爾（Rufus J. Wysor）。另一個原是通用汽車公司所屬奧伯爾汽車公司的頭腦，叫做賀格蘭（Peter S. Hoagland）。賀格蘭先生管理德國生產方面。這些人大都是一輩子在投資事業，工業生產事業方面。按照他們的人生哲學與事業經驗，其對於德國問題的看法之傾向於以開闢資本和商品市場，擴大自己經濟作為的權力和範圍，可以想像。

可以想到無論是波茲丹協定或者代表新政時代的T字一〇六七—八號治德方案都不能與上面幾位先生的興趣和做法相調和。吃那行飯就想那一行事。授

資家、鋼鐵工業家、和權術外交家眼中的德國，當然應該另有一個局面。

從歐洲勝利之後到一九四六年春間止，紐約報紙的德國通訊幾乎是淸一色的批評在德佔領區非工業化與非納粹化工作。許多認爲已經失敗。有的將原因歸咎於執行人員幼稚，被德方愚弄，有的歸咎於指導方案不精確，有的說方案是對，只怪沒有行動，有的怪美國政策動搖不定。報紙把巳登將軍吵走了。但是莫菲先生綏拍準將和他的工業朋友還在那裏。

這幾位先生的困難不少。除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財政部和商務部（當時華來士是部長）派來的人，還有對外經濟管理處（當時主要在新政派手上）派來的人。此外，還有在聯軍統治理事會各部的他國代表，其中當然有蘇聯人。上面是波茲丹協定和治德方案蓋在頭上。非軍事化他們是贊成的。非納粹化和再教育，他們認爲無關緊要，那是德國人自己的事。但是非工業化則非常頭痛。我們可以想像一方面是綏拍先生熊變新政派在德國經濟上得勢，在國內國外會於自己不利，另方面是莫菲先生煩惱蘇聯勢力侵入德國，而德國的舊基礎不足以抵抗。

好在他們兩個是政治與經濟政策方面負責的人物。他們排除萬難，穩打穩紮。在敵人的土地上恢復經濟與秩序，本不是容易事。混亂現象很容易持續。要緊是使新政派無所施其能。然後對指導方案發難。摩根索派去財政部專家一百四十人全被放在調查與顧問的地位上。對外經濟管理處的人只有旁觀的餘地。關於農業方面的人叫他們坐在房子裏做估計。結果，後來這些人只好先後跑回華盛頓告上狀。這些上狀都沒有用處。他們只好寫文章。

而德國方面，因爲究竟是工業化還是農業化這問題不能定局，戰敗國的生產停頓與糧食缺乏就更成了不可免的現象。

一九四五年十月，綏拍準將等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報告說波茲丹協定行不通，德國需要有出口貿易來養活她的人口。當時甚至傳出來說德國必需每年產鋼一千萬噸，才能恢復她的和平經濟。（現在英美認爲德國每年鋼產應提高到一千萬噸，以開始復興西歐）這消息引起當時總統的遊德代表保雷（Edwin Pauley美國西岸煤油家，到過中國的。）大罵。保雷於十月十日在國務部一個會議上說：

「現在有些人主張德國須年產一千萬噸鋼才能維持和平經濟，眞是無賴。德國只消費三百五十萬噸鋼。

「是不是有些暗中人物在用壓力，想要恢復德國的壟斷制度，不管這種恢復對於世界和平是多少危險，不管原子彈，不顧百分之九十美國人民的意志呢？」

紐約下午報十二月十二日社論指出這些「暗中人物」就是綏拍準將和他的朋友們。當然，這是我們所不能斷定的。而且，保雷先生現在也不會講這些話了。因爲現在好像一切毛病都出在蘇聯方面。

那時候，保雷先生不會把綏拍鬪倒。不久，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綏拍準將提出了一個綏拍方案，包括三大要點：

一、德國非軍事化，解除武裝。

二、盡可能使德國有極多數量的工業設備，以資給外國作賠償費。（這個理由比較德國要和平經濟更說得過去。）

三、因爲德國東部農業區被蘇聯佔領，西部德國農業不足自給，建議索性減少德國農業人口，比一九三九年德國農業人口最低時少一百萬。（當時農業專家計劃增加農業人口百分之三十。照綏拍方案到一九四九年，西德應只有農業人口七百七十六萬，照美國農業專家計劃，應增至九百一十五萬。）

一個記者指出這方案中關於農業人口的數字，說方案在說明一般德國人口量時，選擇比四强公認爲合理者較高的數字。而在說明德國耕地面積時，則選擇最低的數字，因以說明德國土地不能養活德國人民。

在這個方案未出來時，儘管指導方案要使德國非工業化，但是農業機器、工具與肥料就無計劃向德國進口。到方案發表之後，華盛頓宣佈對德國肥料禁運。反之，美國要天天運糧食到德國去。而德國在三月裏就爆發了饑餓騷亂。美國糧食能出口當然是好的。但美國人民却要向政府納稅，才能使政府有錢去買糧食。這樣，人爲的事實就形成了天造的必然。德國是天生的工業國家，非有工業，非有出口，德國經濟永久不能恢復，永遠騷亂。既要工業就不能不發展她的重工業。

我們無意說摩根索先生的德國農業化一定是理想的解決德國方案，照常情想，要把一個極端重工業化了的國家變成農業化，或者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困難之一，就在於美國的銀團與德國的工業有密切的關係。其實，這也不僅僅美德之間而已。

這是一方面。

二

另一方面，在德國工業應當復興的前提之下，德國納粹的情形如何？重工業本身無害於人，而且有利。使它變成從前的恐怖和災難者，是因爲它在法西

斯納粹手上。

前面說過，在德統治的美方首腦人員如莫非綴拍等認爲非納粹化並無緊要。這當然不大合乎情理。因爲美國是以篤信民主出名的，怎麽會對於絕對反民主的、爲害全人類的納粹思想和人物不加關心？不過，事實如此。底下引兩段時報的報告：

「從巴伐利亞到不利門……工商業還是在那批幫希特勒建築戰爭機構的老賢子手上。……在二十家軍工業公司中有三十四個董事稱是納粹黨員……」紐約時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一日，

「克雷將軍下令捉了八百個德國人。這是首次規模肅淸納粹思想的舉動。」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這個首次大規模舉動是在德國被擊敗十個月之後。而在這以前兩個月，那就是納粹沒有開始被大規模肅淸之前，美佔領區就進行了選舉。那個選舉，不但是德國反納粹份子不贊成，英國蘇聯不贊成，就是美軍情報部都反對。結果最反動的基督教（天主教）社會組合得了絕對大多數。（關於這個以下再談。）

可以說這是非納粹化第一個階段。

接齊，在這大規模舉動之後不久，克雷將軍就下令把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國人自己去辦。交過去了之後，美軍政府管理非納粹化工作的特別部對於德方這一工作，只能「觀察、報告、建設」，而不能直接命令德人去積極推行。根據今年春間從德國回來　，原在駐德美軍政府管無線電工作的何蘭（Field Horine）說，軍政府特別部的人幾次要求擴大他們的權限，當局不許。這裏再引幾句時報：

「在美佔領區，納粹依然抓着權力。他們威脅，並且迫害少數相信民主的人。」——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

這還是在克雷將軍命令下來以前的事。誰能想像這些有權力的納粹，在他們非納粹化工作拿過手之後，會迫害他們自己？

最後，在一九四六年聖誕節日，駐德美軍大赦了八十萬被捕的納粹黨人。無論這些人是否都是納粹。總之大概是小規模被捕的納粹大部分自由了。以後，美軍政府就說非納粹化工作進行迅速，成績非常好。

非納粹化的澈底工作是再教育，先抓人是不够的。在教育方面的情形如何？上面提到的何蘭，在德兩年，因爲對非納粹化工作不滿意，以辭職爲抗議，於今年春間回來。在下午報和支加哥太陽報上發表了一連五天的報告。關於教育方面的，他說在歐洲勝利之後的一年間，軍政府沒有教育青年的方案，其後才組織了一個機關，以教打棍球來改變德國青年。他說這一委中百分之九十希特勒時代也有的。此外也有些美國人領導的討論會。但是討論結果，有時候竟不是德國人被美國人影響了，反是美國人受了德國人的教育。他說美國人的再教育方案都交給德政府的教育宗教部去執行。而那個德政府機關是由最軍國主義、最反動的份子把持着。在高等教育中，他說「情形最壞」。大多數大學都是「貴族性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堡壘」。最大多數學生與更多的教授都擁護希特勒。有幾個實在說不過去的教授後來被弄掉了，但是「多遲慢阿！」最後他說：

「許多證據指明，負責德方官吏，得了軍政府的許可，盡其所能保存有納粹與軍國主義關係的教授們。同時用一些難以想像的方法阻礙那些少數反納粹的份子。」紐約下午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三日。

恰恰比這早一年，時報也有個報告：

「底摩爾博士（Dr. De Moll）是巴伐利亞政府官吏，他管理三個大學的用人政策。（這三個中一個是明興大學，被時報標題稱爲納粹中心的——剛）他公然表示任何德人與「敵人」——美國人——同意的，不能參加教授。明興大學還是德國狹義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的中心。二千三百學生中只有極少數民主主義者。他們和納粹的地下組織有聯絡。」——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

在這種情形下面，可以想像納粹或納粹同情者雖然是在紙面的限制之下，實際上天地甚爲廣闊。他們沒有理由不進行做下面三件事情：

第一、恢復並發展他們的工業。

第二、恢復並發展他們的政治實力。

第三、進行地下組織，破壞聯軍統治。

這三件事情如果能做到，他們就有許多算盤好打。現在，我們看看他們這三方面的情形如何。

第一、工業方面，法本化學卡推爾（I. G. Farben）是德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壟斷化學工業。因爲美國輿論與國會少數而有權力的幾個人的壓力是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幾個上層領袖被捕，不久將受審，它的一個有力量的律師，卻變成了美軍區赫西省（Great Hesse）的內閣總理。在法本已經宣佈被解散之後，它的股票價格本來已經從一三五降到六八。但兩三月後，價格反而高昇到一四一•五。

[illegible]納粹的。董事長勃雷克邁耶（Hans Breckemeyer）是納粹黨人。他曾被軍政府傳訊。他撤了一通謊，綴拍準將明知他撒謊，但是把他救出去，還要做他的董事長。他計劃以在奧國他的分廠做中心，做了一個發展方案。他要把他的一些大廠分成無數緊密聯繫的小廠。等盟軍走後，再把這些集中，成為重工業中心。為此，他計劃要與美國的杜邦化學大王發生極好關係。他建議將薛林的三分之一股票給杜邦，還給他的專利權、經驗和新發明。希望藉此得到美金，同時得到杜邦與法本合作時的種種便利，他要求能與杜邦「分割市場」。（杜邦與法本的關係任何一本美國講壟斷經濟的書上都有。）

在鋼鐵方面，有一個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是希特勒第一個內閣中的閣員，同時是希特勒在工業界的宣傳家和籌款家。他現在是德國聯合鋼鐵公司（United Steel Works）的董事長。這公司是德國最大鋼鐵壟斷事業，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美國鋼鐵公司，所以胡根堡先生應算是魯爾區重要大王之一。

德國聯合鋼鐵公司的力量還不只此。有一個丁克巴赫（Heinrich Dinbeldach）是出名的納粹，聯合鋼鐵公司的董事。德國敗了，此公并未被捕，而且在英軍佔領區屬於這公司的一家鋼鐵廠作總理。

這公司的另一名角是薄思根（Ernst Poensgen）。希特勒時代，他就在公司裏負宣傳管理之責，同時在煤業方面，他曾經被希特勒親自獎以納粹大享的最高獎章。一九二九年，他組織了國際鋼鐵卡推爾。德國雖敗，他的好運不退。現在他是聯合鋼鐵公司的總理。

這就够了。不必再舉了。

第二、政治方面，除上面那法本公司的律師做了赫西省總理以外，克雷將軍所稱為非納粹化工作做得滿意的玉吞堡省（Wuttenberg-Baden）卻有一位一九三三年在國會投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票的人做總理。由於這位總理的保存和堅持，他內閣中的經濟部長是一個納粹，司法部長是一個狂飆軍的重要領袖，省法庭庭長是一個專反猶太人的納粹。

但是最重要的場合還是巴伐利亞省。巴伐利亞本是德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人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徒。封建時代的大地主制度在天主教力量之下極力保存下來。這省份不是重要工業區域。

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後，這省份裏有一個巴伐利亞人民黨，黨員完全是天主教徒。該黨主張政治的天主教主義，狹義的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在一九二〇年反對與韋瑪憲法所負定的德意志共和國合作。照一個美國人的說法，還是富於中世紀色彩的黨派。它是巴伐利亞最大最有力的黨。當希特勒勢力上昇時，這個黨要與納粹合併，被拒絕了。其後一九三三年，該黨在國會中的黨員投票贊成希特勒做獨裁者。該黨解散後，重要黨員先後變了納粹或納粹同情者。

第二次歐戰結束，巴伐利亞人民黨搖身一變，就成了基督徒社會組合，依然是巴省最大的黨。謝謝戰後選舉之早，新黨派一般地沒有力量，它贏得了最大多數的選票。

這個黨的上層人物全是人民黨過去的活動份子。現在這個黨在名義上和社會主義黨在巴伐利亞組織聯合政府，但是可憐的社會主義黨都是無主的孤兒。實際上政綱與行政機關人物幾乎全是基督教社會組合的。現在巴伐利亞的總理是納粹時代的法官，他手上不知染了多少猶太人與德國民主份子的血。他手下的教育宗教部長是希特勒的一個軍官兼秘密偵探。他手下的非納粹化部長原是人民黨的建立者。後來希特勒時代變成了納粹的美國遊說家和宣傳家，參加希特勒的諜報網。從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人之後，直到現在，此公管着非納粹化的工作。關於巴伐利亞更詳細的情形，讀者可參考美國民族雜誌本年八月號一篇文章。

第三，陰謀方面，如果我們把一九四六年報上所登載的關於納粹陰謀都寫出來，勢可成一本書。這裏只把一個文件的部份摘幾點以見一斑：

一九四七年一月研究歐洲問題國際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長一萬言的報告，由赫里歐，樊希達（英國的勳爵，最反納粹但也最恨共產黨）和丹麥外交部長莫勒爾簽名。

這文件指出：第一，前納粹領袖與外國漢奸暗中指導着一個納粹組織網，用沉默的恐懼手段使納粹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依然活躍。

第二，他們組織了納粹怠工團，有計劃的破壞農業生產。如勸農民及威脅他們不送糧食到城市裏去。在威斯特菲尼亞，農民送穀者減少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也進行怠工。

第三、德國納粹在國外藏了幾十億美元作暗中活動費用。其中南美佔十億。

第四，衝鋒隊狂飆隊員公然穿着他們原來的制服在街上行兇。反猶已經不是秘密。

這文件斷定非納粹化已經變成了一個笑劇。

倒今天，納粹勢力在西部德國已經是開始恢復強大，而且，只要在不得罪

駐軍的原則下，他們的基礎相當鞏固。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可以反對軍政府的法令，不受制裁。實際上，美軍是不是對於他們已經失掉了控制力，我們不知。何蘭先生在他上述的報告中，却沉痛的說：

「軍政府對於它區域內的活動，已經失掉了堅强的控制；德國人越來越在幹他們自己的把戲，其目的常常剛剛好與聯軍所宣佈的目標相反，這就是現實。」

× × ×

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西歐。除了魯爾重工業的任務，由滿足德國和平經濟變爲滿足賠償，再度而爲復興西歐之外，這個重工業要緊的邏輯是很明白的。經過了兩三年，才能在今天把它正正經經的提出來，或者不但是因爲國內國外環境已經成熟，且因爲在前敵國內也有了欲罷不能的情勢吧。假如是，則我們祈禱它眞的能造福於歐洲人民。否則風雲多變，納粹主義不是一個感恩知報的信條。

這篇文章不是論斷和批評。它只是一個記錄。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司薩吞島

皮爾遜强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安平兄：

刻接來電，承囑就皮爾遜强姦案翻案事即日裁文，正巧有兩個學生來訪，閒談中談到這案件，現在就把我和學生間關此的一段對話，筆錄奉上。學生甲是學法律的，乙是學政治的。

費青 八月十六日 北平

甲：昨天報上所載消息，是否就可認定美國海軍部已把今年初美軍在華所舉行兩次軍事法庭中對於皮爾遜及其從犯瀒立加所爲有罪判決，予以撤銷，而把他倆無罪開釋了？

我：據中央社華盛頓八月十二日合衆電，雖於撤銷原判後還加上一句——「海軍部之聲明中未述明皮爾遜是否將再度受審，惟發言人稱：福氏（海軍部長）此舉或將使海軍部放棄此案，」——但當我們再參照聯合社六月十七日美南星州電美海軍陸戰隊司令范特格里甫特將軍所致皮爾遜家屬函件內容，則恐無罪開釋的可能性爲多，而再度受審的可能性爲少。

甲：若是我國提出抗議，於本案還能有所補救否？

我：美國最近的法律有否變更，我不知道，依據美國原先的法律，則軍事法庭的判決，本來需得經過法定上級長官——如海軍部長——的覆核（review），纔能生效。覆核的結果可能是對於原判的核准或不准，不准更得爲還予無罪開釋，減低罪刑，或發還原軍事法庭更審，但不能逕自加重罪刑。除發還更審外，經覆核後的判決即成爲具有既判力的終局判決。大總統雖尙有特赦權，但也不能把一個已經無罪開釋者反而「赦」爲有罪。所以，現在對於皮爾遜一案，除非美國海軍部的覆核結果是發還更審，我國縱提抗議，將不能發生法律上影響。并且，該覆核的結果雖我們尙未確知，事實上却早已確定，恐怕也不能因我國抗議而變更其內容。

甲：如此說來，這案可能已是絕症！皮爾遜果眞被無罪開釋的話，美國海軍部這個覆核結果是否違法？

乙：我想應該是違法，因爲美國法律，據我所知道，不問普通刑法或軍法，都承認强姦罪，現在皮爾遜既犯了强姦，而海軍部的覆核結果反而把他無罪開釋，這覆核結果當然是違反了法律。是不是？

我：這覆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並非在替美國辯護，更不是在反譏美國以違法爲合法。我祇想說明所謂「不當」和「違法」的區別，從而更說明法律的內在的有限性。任何一條刑法，——我們祇把刑法做例——都先規定了特種犯罪行爲的要件，再規定它的法律上效力，就是所應科的刑罰。這些規定看來都很簡單明確，可是在實際適用起來，却不是如此簡單。適用刑法的步驟分三，第一是確認事實或行爲的眞相，第二是看已確認的事實或行爲是否合乎特種犯罪行爲的法定要件，第三纔科犯罪者以鑑定的刑罰。這裏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該如何確認事實的眞相，在法律上，尤其英美法上，可能有消極的規定，就是規定某種證據不能予以考慮，但是積極地什麼證據纔應

該認爲眞實，則法律無法予以規定，而祇能憑通常人的理解來判斷。例如在英美，這個證據是否應該認爲充足的「事實問題」，就由不懂法律的判審員來判斷。於是，這個步驟便成爲適用法律時最困難之點，因爲事實眞相本來就最難於確認。在課堂裏討論哲學，我們儘可懷疑，甚至否定，一切眞實；可是在適用法律時，就不得不於有限的證據中來認定一個事實的眞僞。也是在這個步驟上，人的種種和愚昧偏見，最會影響了法律的原有公道，因爲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人，無論是法官或陪審員或其它，到底還是人，人就難免了有意和無意的錯誤。在普通法律裏的訴訟，法律爲了補救這種可能錯誤，常規定了上訴等制度，但是上訴的次數也不能無限制，到了終局判決，事實上容或尙有錯誤，但法律上則已不得不認爲定讞。這就是說：終局判決祇有「不當」而不能說「違法」。美國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雖和普通法院略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則上級長官的覆核原就爲了補救軍事法庭在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時的可能錯誤。假定上述美國法律最近沒有變更的話，則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的覆核結果在本質上便是一個終局判決，所以祇能說它不當，而不能說它違法。

乙：依此說法，這「不當」當然也祇是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而言，在美國人則一定認之爲當而又當。於是，所謂法律尊嚴，司法獨立，法治國家，還不全是騙騙人？法律祇是一種主觀偏見的工具，尤其是政治上的偏見！歸根結底，在現在這個世界，一切還是決定於政治。

我：昨天我還聽到一個經濟系的同學說：「一切還是決定於經濟」，所以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這個一切究竟決定於什麽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本來是爲了人間的公道，公道旣是人類經營共同生活中的一個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類世界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制度，可是它正和其它任何種制度一樣，還得靠人來運用，運用得不當，它就無從實現它原有的目的。人的愚昧偏見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眞相，正是這運用不當的諸種原因裏的一個，它不僅於法律爲然，即對於其它制度，亦復如是。美國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翻案的理由，據報章所已見，是認爲犯罪行爲的證據不足，尤其認爲軍事法庭的有罪判決可能受了中國學生抗暴運動的影響。這正足以顯示：現代國際政治下所造成的偏見，是如何掩抹了人的理解，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眞相，從而犧牲了法律的原有價値！

乙：更從而犧牲了美國在今後世界中的道義上領導地位。想不到羅斯福死了僅三年，美國竟會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自由主義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爲起碼條件，現在美國連這點公道都不再想維護，他怎樣還能舉起自由主義做號召呢？

我：你們青年人因皮爾遜案而引起的憤怒，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時，我們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國國內，貪汚枉法，倒行逆施，那裏還尋得到一點公道正義？對自己人都沒有公道，我們還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麽？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第一卷下册
第二卷上册
第二卷下册

九月十日前　每册三萬五千元
九月十日後　每册四萬元

外埠以郵戳爲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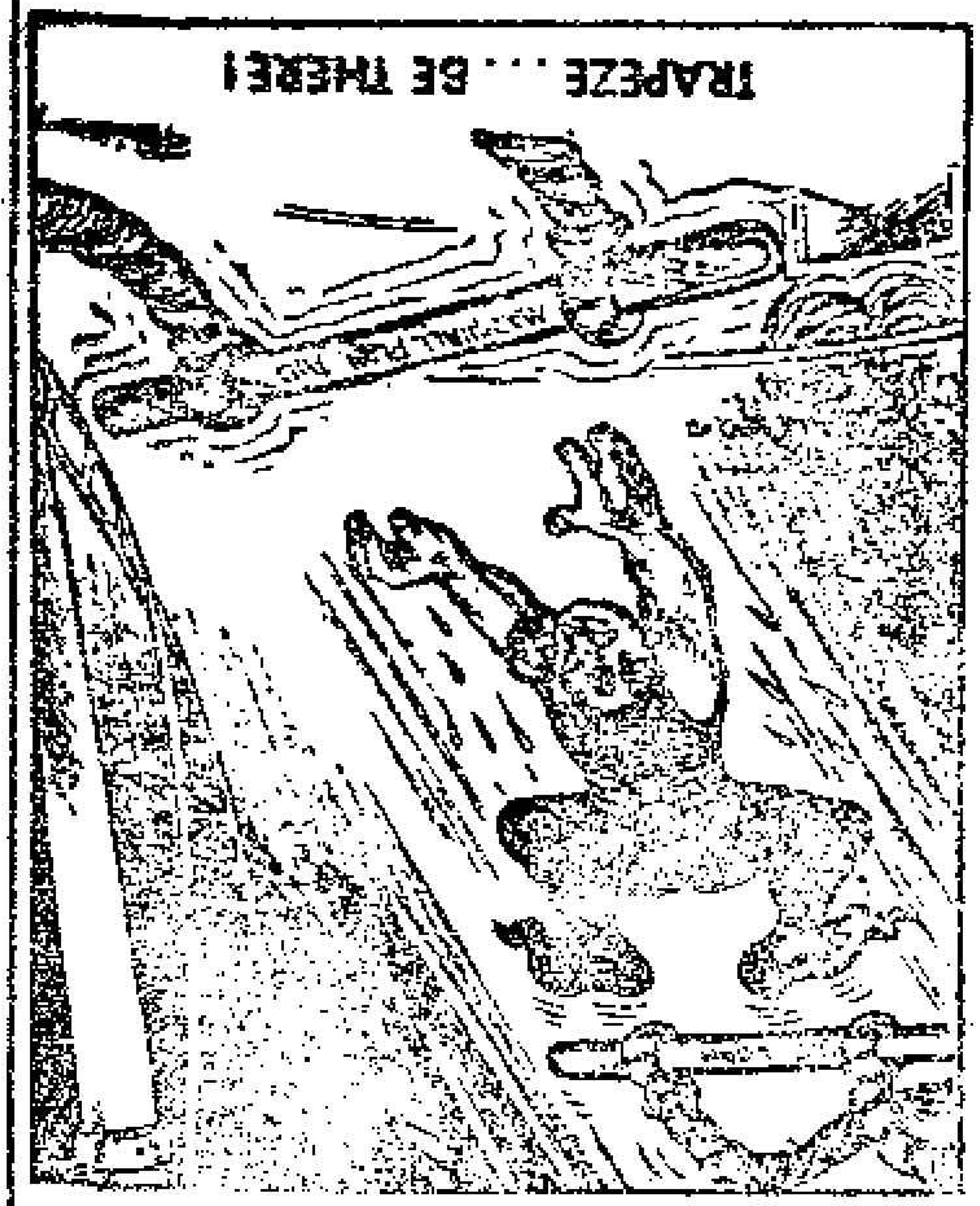
郵費：
掛號　每册加一千元
航掛　每册加八千元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一萬九千份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封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通	二百萬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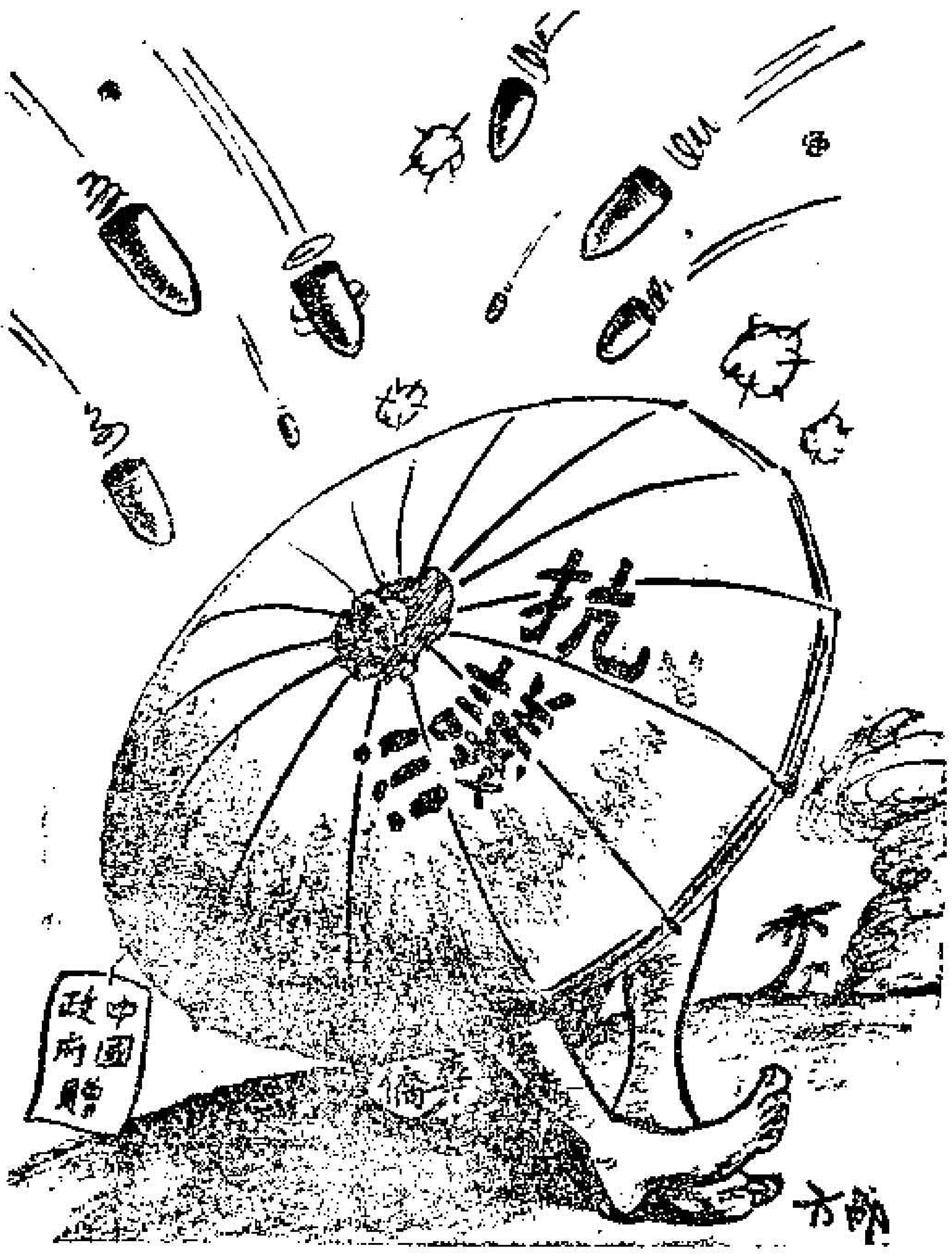
刊登先惠。長期刊減折扣從優



空中

(轉載)

DETROIT FREE PRESS



歡迎投稿

贊成的舉手

不要緊，牠現在很馴良

被釋以後　　李樺作

觀察通信版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魏德邁將軍在這大熱天在中國境內南來北去，忙了一個多月，找尋事實，蒐讀資料。茲已結束行程，業於二十四日離華赴韓。他初來時一再聲明將保持沉默，所收集的材料也决不公布，非特回到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商量以後，更不會洩露對華方策的機密。現在材料已收得相當多，並且在連日整理之中。在他離華前的最後一週中，他在南京與各方面人士接觸時，已不再似過去之只用耳朵，他自己也開始表示意見了。

有幾件事實，他是十分清楚而且堅决地相信的：

一、他已不能不承認自馬歇爾調解失敗以後，這一年中共產黨的力量加強了，他從三方面觀察這一問題：共黨的軍事力量，不論人員、配備、及所佔區域，均較一年以前大大的增加。其次，在經濟物資方面，他也認爲共黨力量有極大的增加。主要是在東北。他所知道日本關東軍所剩下的物資，其豐富遠在一般人的想像之上。這些數字也許只在他的皮包裏，但從他和各方面所談的綜合來看，似乎不在美國援華總數之下。其中爲蘇聯所運走的，似乎並不如宣傳之多。中共所能利用到的却不可忽視。但是共黨力量中增加得最快的倘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心理上的作用。魏將軍也許有點失望，中國社會各方對美國的感情即使沒有減低，至少也並不比馬歇爾在華時更爲熱烈。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反感，也不如所傳之盛。他從美國大使館可以獲悉，所謂北塔山外患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而中國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却從左傾分子膨脹到中立份子、自由份子、工商界、人士，乃至親近政府的分子。——當然農民的意見是他無法獲悉的。他曾努力使自己相信，中國大多數人是不喜共產黨的。然而「我」之憂，「敵」之喜也。如以美國，中國政府算作「我」，中國共產黨算作「敵」，則「敵」的宣傳在中國人民心理上加於政府的打擊，正是共產黨力量可怕的增加。

二、相對的，這個政府的不可救藥性也增加了。高級人員之腐敗貪污，中下級人員數目之多，待遇之劣，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無效率，都比一年以前有增無減。但最可怕的是各省政治差不多完全操在軍人手裏。魏德邁雖然自己是軍人，但對此一現象無法不皺眉。還在兩年以前，他就表示若要把中國政治弄好，中國的軍人非退出政治圈子不可。他現在還是如此主張，但他似乎很清楚這個建議被採納的可能性極小。煩惱就在這裏。

三、他充分瞭解，這個政府已和人民完全脫了節。國民黨中的極端分子，其主要工作除了貪污腐敗以外，便是用盡方法把蔣主席從人民之中隔離起來。民生疾苦到什麼程度不用說，必須隱瞞，中國智識分子的眞正意見絕對不許上達，原因是如果蔣主席經常與人民接觸，則這些人的貪污便無法隱瞞而繼續。魏將軍在調查了一個月的事實，聽取各方意見以後，努力在使自己成爲蔣主席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橋樑。這一使命似乎是他來華整個使命中的前提。但是這個作爲橋樑的使命有無成功的把握，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清楚。

在與全國各方面廣泛的接觸之中，除了國民黨中的極端分子以外，幾乎普遍的提出要求美國協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呼聲。這使他十分迷惑，因爲照政府的資料，人民都是主張「戡亂」的。也使他十分煩惱，因爲照他所理解的上述第一第二兩點，即一年以來共產黨在各方面勢力的增加與政府的相對減低，他的工作顯然要比一年以前馬歇爾的工作困難多了。現在再談和平，共黨方面的難於商談將更甚於一年以前。美國當然希望中國和平，最好這個和平由中國人自己設法搞成功。要美國人來幫助，他不相信自己或任何人會比馬歇爾更有辦法。退而求其次，他只好設法把這個政府弄得民主一點。然而現在政府正爲「戡亂」而在總動員。他是美國人，美國政府自己也正在防共反蘇，忙得不亦樂乎，他又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的「戡亂」？總動員時期爲了軍事上的必要而剝奪一點人民應享的民主權利是無可奈何的。於是乎，很邏輯地，再退而求其更次，他只好先把中國政府增加一點效率，減少一點腐敗貪污。因爲即使要「戡亂」，效率與廉潔也不能不講究呀。

他在八月十九日延遲了一切約會，臨時應蔣主席之約作一次長談，報上說五小時，事實上是七小時之久。爲了使他的話能忠實表達出來，翻譯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 American Citigen 他自帶的使團人員，隨從他五年的殷上尉。他建議各省主席應由有能力而廉潔的青年文官担任，他相信中國並不缺少此項人才，他自己就接觸過許多這樣的人。他在兩年以前就認爲中國的軍人不能搞政治，蔣主席的將軍們並不能幫他多少忙。到現在他還是這樣看法，甚至只有證明兩年前的話更正確。從各種事實證明，美國所信任的中國將軍似乎只有一個孫立人。上次一億三千萬發子彈的讓渡與孫氏的職位陟降曾發生密切關係。

關於美蘇之間的合作與吵鬧，也是中國人所最關心的，因爲大多數中國人認爲中國問題是美蘇問題的一部分，中國的內戰可能引起美蘇戰爭。可是魏德邁將軍不如此看法。他認爲和平雖不可分割，而戰爭却可以隔離的，除非內戰的雙方各有國際背景與援助。即使如此，戰爭還是可以分割隔離的，例如以前西班牙的內戰。美國當然願意與蘇合作，可是蘇聯政治不民主，把小孩子都教壞了呀。要使蘇聯不侵略，美國非有武力不可。美國人都這樣想，魏德邁並非例外，內戰既可隔離，不致引起大戰，則中國的內戰也不致引起美蘇戰爭。由於這種見解，美國人可以支持中國政府「戡亂」。至於「亂」是否可以戡平或越戡越亂，則是你們中國自己的事。

魏德邁帶了一大堆的「事實」回去，會弄出些什麼花樣來，此刻無人可以預言。但是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人的腦力也都差不多，在防共的大前提之下，有幾件事似乎要來的：

一、再爲中國繼續練新軍，地點是台灣，主持人是孫立人。由大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天津通信）現在各方面都已承認一個事實，即白宮任命魏德邁到遠東來調查，事前並未和中國政府磋商。這個任命，在中國朝野，都引起一種難以分析的情緒，一種混雜着希望、慚愧、氣憤的情緒。在美國的算盤上，中日韓已成三位一體。中國已成爲一個可以隨便派一個人來「調查」的國家，而這個國家雖然覺得有損尊嚴，而猶不得不表示「歡迎」！

魏德邁既奉命「調查」，所以他勢須在中國各地飛來飛去。除京滬以外，他第一個要到的地方是北平。北平人士對魏德邁此行，看法不一。有的認爲美國對於中國問題，在大原則上早已決定了一套，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祇是在做法上和程度上，覓取若干參考。有的認爲魏德邁此行，僅在應付美國國內的反動派。有的認爲魏使到北平，完全是一種「應酬」，任何意見，都不致對他發生任何足堪重視的影響。

北平教育界給魏使的信

在魏使抵平以前，北平教育界人士就討論要否致函魏使，有所陳述。關於這個問題，大體上有兩種意見。一部分認爲，假如魏使來徵，即坦率相告，否則，即不理會。一部分認爲，過問政治，本該有主動爭取的精神，事實上，今日中國政治，離不開美國的關係，所以主張表示一下。結果由清華北大燕京三校教職員，個別簽名，致書魏使。但原函則決定不公開發表。

這個消息七月二十六日以後，便漸漸傳了出來。天下的事情，越是不公開，便越神祕。於是政府大爲注意，外國記者到處刺探，希望獲知該函內容。其實這祇是一封籠統的信件，長僅一千二百字。他們認爲「目前中國人民之希望，只有和平」。「中國人民更基本需要者，乃爲一眞正良好的民主政府」。「今日中國大多數民衆已覺醒至此程度，即：明確的要求一眞正的民主政府，在政治上確保人民之自由，在經濟上安定人民之生活。」他們認爲，美國如擬援助中國，應即「勸導國民黨澈底改變其政策與作風，並根據政協精神，建立爲人民所信賴的眞正的民主政府。此種改革，其目的應爲謀取和平而非加強作戰。」

地方黨政當局事前也有相當的忙碌，經過數次會議，決定擬了一個預備魏使抵平後諮詢的名單，農工商各界他們都推荐有人，文化界則推荐成舍我張恨水等。他們顯然希望魏使抵平以後，祇和他們所推荐的人物接觸。但是另一方面，在魏使抵平的前一天，北平美國領事傅瑞門（Freeman）已約定張奚若、錢端升、周炳琳、吳澤霖、潘光旦、許德珩、吳晗、費孝通八人於八月一日（即魏使抵平之日）在美國領事館晚餐。同時，魏使希望晤見的在平一一人物，亦均於事前一一洽定談話的時間。

這頓飯古怪

就在魏使抵平前一天的下午三時半，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突然蒞平。各方對於杭氏的蒞平，都感覺奇突，因爲教育部的田培林次長甫於數日前在平公畢返京。假如是爲了教育部本身的事情，至少當時北方並無使教育部這一個次長剛回去，又要派另一個次長飛平的必要。而且杭氏的蒞平，事前各方均未接到通知，所以杭氏的飛平，顯然出於臨時，而其任務，非關教育部範圍者。杭氏一下機，即往訪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旋即由馬衡出面，邀請若干人士當晚吃飯。這是極其倉卒的請客，來不及發請柬，各處都是以電話通知。而這個電話打了出去，許多人都立刻有一種反應：「這頓飯好古怪。」「今晚這頓飯恐怕比明晚那頓飯（美國領事館之宴）還重要。」雖然外面的人知道得很少，但事實上，北平的政治空氣這時已極緊張。

當晚約客有胡適等多人。原擬約胡霖，但馬衡因與胡霖不識，不便柬請。事實上，那晚胡霖已赴清華應潘光旦宴，即請，亦未必能到。據一般推測，當局似乎希望二胡（胡適、胡霖）於會晤魏使時，能說某種有利於政府的話，其他的人能不說某種不利於政府的話。當晚的主客雖是杭氏，但杭氏遲至八時半始到，原因是他一直在和胡適校長談話，胡校長因已與杭氏談過，故當晚未赴宴。同時，當晚既未邀胡霖，杭氏乃於次日專程赴燕京晤胡氏，時胡氏正在燕京的燕東園休息。

接見和印象

魏使於八月一日下午六時半抵平。當晚八時美國領事館之宴，魏使之政治顧問斯普爾斯及經濟顧問任金斯均參加。當錢端升，許德珩，吳晗三氏連袂赴美國領事館時，突有特務出面攔阻，索取名片。錢謂索取名片須由領事館傳達爲之，特務遂糾纏領事館傳達，非索取名片不可。事爲美國領事傅瑞門知悉，跑到大門口和特務大鬧大叫：「我們這一點自由還沒有！簡直不成話！」這才把特務斥退。

魏使在平逗留三天。官方擬有許多隆重的招待節目，如頤和園賞月等等，魏使費了很大的勁，才得婉謝。在平三天中，先後晤見胡適，梅貽琦，陸志韋，錢端升、胡霖等氏，其中胡適陸志韋二氏與魏使談話時間最長。胡氏與魏使談話的範圍極其廣泛。錢端升與魏使的談話中曾涉及沈崇案件。兩氏不願公開他們和魏使談話的內容。魏使離平前，曾派政治顧問斯普爾斯代表回拜梅貽琦胡適兩校長。

三天匆匆，魏使一行於四日離平赴津，魏使始終是多聽少說，晤見過魏使的人，未能從和魏使的談話中，得到任何具體的輪廓。一切依然是一片迷霧，看不出什麼端緒。

在北平，幾乎所有的教育界人士，都認爲魏使的北平之行是一種「應酬」，一切意見不會對他發生任何影響。但是據最近從南方所得到的可靠的情報，據說魏使對於在北平所聽到的意見「最感興趣」。

，批美國軍人來協助訓練，所以目前就要募一百個大學生去作譯員。

二、撥一筆相當數字的美金借款，作爲兩個月後改革中國幣制的基金。同時，美國商人在中國應有更多的便利和優惠。

三、中國政府必須更民主一點，那怕再前進一寸也好，使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好有個交代。人事方面也許得調整一下，但如果要變更核心人員，魏氏也知道是不會可能的。

總之，美國政府相信中國的戡亂可成，但要以改革政治爲前提，但時期不能太短，必須一步步收拾。這樣才一不致促成中國的總崩潰，二不致引起美蘇大戰。魏氏是軍人，他必須遵守美國政策。他的來華職務是「調查」，所以在使節上也不會像馬歇爾一般冒成功或失敗之險。

（八月二十四日）

到天津

四日上午十時許，魏使抵津。天津對於他並不生疏。在民國十八九年間，他正在駐津美軍第十五團服務。那時他年輕，漂亮，愛玩鬧。他常常戲耍那些人力車夫，要他們在馬路上排隊。十八年後，這位軍官又到了天津，而他要着更多的中國人，幾乎到處有人在他面前排隊。

早在七月三十日，天津黨團方面召集各機關代表商量歡迎魏德邁的辦法，通過了很多的「重要議案」，把魏使來津時將要經過的路線劃分成六段，並且規定好要那些人參加歡迎。此外還有幾項重要事項：

一、歡迎行列不得表現一望而知爲有組織者，要竭力表現自然。

二、設置糾察隊，由社會局市黨部挑選糾察人員。

三、不要拿大的團體旗幟，僅持小旗，上書中英文「歡迎魏德邁特使」，「歡迎魏德邁將軍」，或直書其名。

四、口號要簡單，歡呼尤須熱烈動人。

但這樣周密的籌備佈置，並沒有實行，原因是某方面得到消息，說魏德邁不大喜歡「熱烈歡迎」云云。

準備工作很積極，主要的黨政機關開了一次更重要的會議，會上決定發動各種「人民團體」和黨團員，給魏德邁寫信，控訴共軍暴行，並且由參議會和各縣同鄉會給魏德邁供獻共軍暴行的資料。據說在這個會上曾有過一個小小爭執，爭執的焦點就是「統一供給」和「個別供給」的糾歧。

接見的人物

魏使在天津祇逗留了二十八小時。他除出席上官雲相與杜市長的聯合歡宴，及美總領事的雞尾酒會外，未參加任何應酬。他親自接見的客人有張伯苓、李燭塵（華北工業協會理事長）、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朱繼聖（仁立毛織廠經理）、陳序經（南開大學教務長）、格爾特（聯總中共區代表）、侯廸斯（天津美國商會會長）、季澤晉（外交部特派員）、和張學銘（東北行轅總參議）等。此外由魏使的顧問們接見的賓客有邢契莘（塘沽新港工程局長）、譚眞（塘沽新港工程局總工程師）、楊豹靈（前市府外事處長）、顧敬智（冀北電力公司經理）、徐世大（海河工程局長）等。

張伯苓校長傳統地是天津的第一號領袖人物。我們很公平地說，張校長代表着最保守的看法。他認爲必須將共產黨打垮，而要將共產黨打垮，祇要美國來一錢」。他的態度一向很樂觀而堅定，但據傳，他和魏使的談話，使他大大震動！他曾向魏使表示：蔣主席是一個極端愛國的人，魏答：今日中國已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挽救的。魏使認爲今日中國的局面，必須羣策羣力，不能再依賴於任何一個人。張校長仍舊繼續推崇蔣主席。魏氏也相當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他曾向蔣主席建議，各省省政應由文官主持。他並以此項建議未被採用爲憾。張校長認爲軍人不一定不及文官。魏使立刻極其嚴肅的表示，他說他和張校長的意見完全不同。

李燭塵等氏和魏使談話的內容，據傳主要是以對日問題的中心。李氏認爲美國今日這樣扶助日本，失之過份。李氏等並多少表示，今日美國這樣扶助日本，其動機恐怕是在防蘇。李氏早年留日，認爲日本口蜜腹劍，極不可靠，希望美國注意。魏使表示，美國協助日本，決不爲了防蘇。魏使並堅定地表示，他相信至少在十五年以內，美國可以以單獨的力量與蘇聯相處，無須爲了防蘇的目的而扶助他人。魏使暗示，値得幫助的，美國願意幫助。言外之意，自己不爭氣的國家，美國自不能對待它像對待日本一樣。

在魏使接見的賓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他曾拿了兩厚冊的中國古籍和一個錦盒交與魏德邁。據他自己說是請魏使替他帶往美國交給一位正在美國念書的弟弟的。但人們都確信他與魏德邁談到張學良的問題，那東西實是請他帶到台灣交給張學良的。

記四大學北平區聯考漏題案

張漢清

（觀察北平通信）八月四日是北大、清華、南開等校聯考的前夕。就在這天，北平新民報刊載這樣的消息：「本市教育界風傳某大學府近日有以金條一根兌換試題一種之謠言……」雖未指名何校，但已引起各方注意。

五日，考了三門主課，考生都異口同聲說試題容易；大家也在談笑着「兒」字的解釋，空氣很平靜。六日下午倶有了謠言，直到末一節生物考完後，漏題的傳說更熾了。北大的飯廳裏都在談論着走漏題目的傳說：什麼印刷局的晃子偷賣了題目，理化生物八十萬，全部一百七十萬……不一而足。

七日，北平報紙登出四大學聯考漏題的消息。八日，北大胡適校長正式對各報記者宣稱：「我胡適之代表三校保證絕無此事。」並謂：「此不負責任的傳聞不値吾人置信。」北大教務長鄭華熾（三大聯考平區主委）亦宣稱：「當試題開封，印刷，裝箱，封箱時，本人與淸華教務長吳澤霖先生皆在旁監視，故相信絕不會把題盜出去。」

因爲四大平區考試由北大負責，所以北大招生當局也同時發表試題保管經過：

（一）各科試題分別由三校教授命題，密封交負責人保管。

（二）由三校主考教授監督印題，印好後按試區試場重重密封，最後彙集一室保存，房門封鎖後並有專人負責看守。

（三）各科試題皆於臨試前十分鐘始啓封，連同試卷按報名號坐位號分發考生。

各課試題既經如此周密手續保管，理應毫無洩漏的可能。

考生抗議

雖然北大當局這樣詳細的解釋漏題的不可能，但考生總有懷疑。于是首由匯文中學同學于九日組成「匯文抗議國立四校走漏入學試題委員會」（以下簡稱匯文抗委會），發表宣言，提出二項要求：

（一）將此次北平區試卷作廢，重新舉行入學考試。

（二）徹底調査走漏試題眞象。

並致函胡適校長表示抗議。原文如下：

「校長先生：此次國立北京，清華，南開，中央四校入學試題走漏之事確有證據（詳見本會宣言）。先生昨日對報界談稱：「保證並無其事」，想係事前並未得知詳情。茲呈上本會宣言一紙，並懇請先生對此事件予以重視；徹査眞象，以維持此聲望極高的四校之信譽。否則，此風一長，我國教育前途將受到很壞的影響。」

近日北平各校及外地來平考生代表更組成「北平區抗議四校走漏入學試題委員會」，繼續爲此事件努力！

五條證據

在匯文抗委會的宣言告同學書中舉出證據五條：

（一）本校某同學于八月六日晨赴紅樓考試途中，有一同學告訴他理化試題有「洋灰與石灰」之別，結果確有此題。

（二）本校某數位同學于八月六日午間在紅樓後休息，即有本校同學一人揚言他已知道了生物試題　並稱此項試題得自貴系同鄉。當時即有本校某校考法學院同學欲將此項試題交與招考委員會，又恐不確，未敢貿然行事。乃將此題交與北大院系聯合會。結果生物試題果與事前得知者相同。

（三）西城四存中學某同學于考期前即宣稱國文試題有解釋「兒」字，理化有「紅磚」與「黑磚」有何不同，「大理石」與「普通石」有何不同等題。結果確有。

（四）某中學化學教師談：「考前有數校同學來相同的化學問題向他請教。」該教師甚為疑惑！事後方知所問之化學問題正是此次考題。

（五）平民小學某同學談：報名之前就有北京大學某學生向他表示：「若欲得知此次四大入學試題，可以買到。」但某同學以經濟關係，未曾購買。

三校會商

經匯文抗委會這樣揭露證據于社會後，滿城風雨，人言嘖嘖！于是鄭華熾氏表示將召集三校負責人會商此事。十二日北大鄭華熾、鄭天挺，清華雷海宗、陳岱蓀，南開黃子堅，會商漏題案于北大，決定由考委會三校代表簽署致函匯文中學校長高鳳山，請予澈查證據轉函考委會以為調查憑藉。原函如下：

「敬啓者，茲有自稱北平「匯文抗議國立四校走漏入學試題委員會」來函表示四校入學試題有走漏情事，但未有負責人姓名，亦未提供確實證據。茲特將此奉詢貴校是否有此組織？其負責人姓名住址請示知，並轉告該負責人請邀同確實證據及貴校證明文件，于本月十五日以前來本委員會（北大教務長室）報告，以便查究為荷。」（高氏已于十四日函覆考委會，否認「匯文抗委會」與匯文中學有關。）

同日北平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大標題是「「老爺沒有錯」的政治惡習萬不可侵入教育界」，小標題是「盼四校考試委員會對所謂洩漏試題事件能根據匯文抗議澈查真象」。文中除對鄭華熾氏之正視事實的態度加以讚許外，並根據中國人的天性說到守口如瓶之不易。問題不在主考者的人格上，而在客觀環境（命題、謄寫、印刷、包紮）易有種種漏洞發生。希望根據抗議澈查眞象，警戒全國各校，絕弊清風，大白天下；以維緊教育界的尊嚴，保持國家的一線光明！

反證一般

為了證明題未走漏，有許多反證提出：

（一）北大院系聯合會與匯文抗委會所提第二證有所聲明云：「該項試題先由考生交給一位大蔡同學，後由院聯會同蔡同學取得鉛筆抄寫之生物題五道，與試題相對，只有孟德爾遺傳律及世代交替二題相同云。所謂完全相同，恐係誤傳。」

（二）清華為速查此事之究竟，上星期六首先評閱生物試題。其結果全部試卷中，成績無超過八十分以上者。足證得題說之不可信。

（三）北大胡適校長及鄭華熾一再表示：「三校出題不以難倒同學為能事，而是澈求合理。」今年題目出得極合理，學生當然能猜到一部份。胡校長並以其任哲學系教授時的經驗談：「學生預備九國哲學史廿個有關重要學派學術問題，總會猜到將出的試題的一部份。」

四，胡適校長發表三大招生當局事前為防止走漏舞弊情事，全部試題皆備雙份。如在天津區因公民試題夾于國文試題中發出一張，故改用第二份試題。足證三大當局有嚴慎之戒備、走漏試題殊不可能。

北大的反應

自漏題事件發生後，北大當局即抱「心定自然涼」的態度，發表談話的只有三人：

胡適校長是講考據的，沒有確實證據，他不相信。他說他在北大主持招生前後已有十五次，可以說謠言年年有，但謠言終是謠言。

鄭華熾教務長特別認眞，他相信保管試題的嚴密不會發生問題。對外傳金條出售試題事，他很感慨的說：「我等窮教授每月所收尚不及一高級差役，然黃金亦非罕見之物。」

鄭天挺祕書長直截了當的說：「此事發生不易，或為一部份欲入北大的知錄取無望考生之流言。」

北大學生方面對此事咸抱緘默態度，靜候學校處理。但在私議中，大多數同學皆認為問題不在主考委員的身上，而可能在印刷部門。他們愛護學校也同情考生。所以為了校譽，為了教育的前途，他們希望學校當局認眞査究眞象，以期早日水落石出。

問題的轉變

經過多日的沉默，十三日突在民主牆上發現一署名「部份正義同學」的佈告云：「確息，這次試題是在X訓導長指導下X祕書走漏的。目的是為了三青團員的打入北大清華二校」。二日便有「黃河」「奔流」「生活」「週刊」等四社張貼大幅佈告，根據那張佈告的消息，要求澈査眞象，清除學校本身的不良份子。問題發展到這裏顯然已經轉變了。不管此消息的眞假與否，但一般厭惡的氣息却又吹到每人的鼻孔裏！

北大訓導長陳雪屏已為此事謁胡校長，召見院聯會代表請求全體同學提供證據，査究眞象！

難產的結論

到目前為止，考生已有「抗委會」的組織，而三大當局亦正式表示要澈査眞象，靜候考生提供證據。結果如何，尚難逆料。據記者觀察，考生方面所提的五證據相當脆弱，而完全確實的證據恐難提出。如此則三校當局甚難進行澈底調査。同時校方所提出的反證亦均不夠強有力，難塞悠悠之口。如其眞象不能大白，則在校譽上是永遠洗不清的污點，而在考生的心理上亦是無法彌補的遺憾。假如此案終于不了了之，那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

八月十六日寄

關于觀察通信

一、各地特約記者鑒：我們希望每篇通信儘可能的以三千字為度，至長亦請勿超過四千字，以便經濟篇幅，可以多刊別的文章。

二、我們歡迎各地讀者惠寄通信。

讀者如對本刊滿意

請即滙款直接訂閱

平寄一次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一次先付五萬元

論朗誦詩

朱自清

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並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裏試驗着。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向着句整一路走，至於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漏縫兒，這就是所謂「相體裁衣」。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可是得靠誦讀。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衆之中。過去的[illegible]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悅衆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羣衆。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裏。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廣大的展開，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轉捩點也在這裏。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羣衆。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爲主，卻不限於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只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什麼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廣播，恐怕聽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就直接訴諸集會的羣衆。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面更有人用簡單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於是乎有了「朗誦詩」這個名目。不過這個名目將「詩」限在「朗誦」上，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不願意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越來越多了，效果也顯著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衆要求它的地位。於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爲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佔的地位上；筆者以爲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佔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夠說是形象化；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看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筆者這裏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週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裏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裏上千的聽衆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湧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就覺得它寫得好，抓得住一些大題目，又嚴肅而不輕浮。聽到那洪鐘般的朗誦，更有沈着痛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來想去，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裏才完整起來的。

後來漸漸覺得，似乎適於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裏才能見出完整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數只活在聽覺裏，羣衆的聽覺裏；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裏念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散漫，平淡，沒味兒。對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集會的羣衆裏朗誦出來，就確乎是詩。這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跟古代的聽的詩又不一樣。那些詩是唱的，唱的是英雄和美人，歌手們唱，貴族們聽，是伺候貴族們的頑意兒。朗誦詩可不伺候誰，只是沈着痛快的說出大家要說的話，聽的是有話要說的一羣人。朗誦詩雖然近乎戲劇的對話，可又不相同。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只間接的訴諸聽衆，而那種聽衆是悠閒的，散漫的。朗誦詩卻直接訴諸緊張的，集中的聽衆。不過朗誦的確得注重聲調和表情，朗誦詩的確得是　劇化的詩，不然就跟演講沒有分別，就真不是詩了。

朗誦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只是羣衆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羣衆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羣衆的緊張的集中的氣圍裏成長。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氣圍，脫離了那氣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爲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羣衆打氣，強調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爲文藝是態度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靜；詩出於個人的沈思而歸於個人的沈思，所以跟實生活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得在這相當的距離之外。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溫柔敦厚」以及「無關心」的態度，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詩失之愚」的話。朗誦詩正要揭破這個愚，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者工作沒有平靜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
　韻律——
　　　大桶，
炸藥桶。
　　一小行——
　　　導火線。
大行冒烟，
　小行爆發，
………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爲新詩中的新詩。

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沈着痛快的，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羣衆裏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進羣衆裏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再說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篇大套；前一種像標語口號，看起來簡

覺得沒味兒，後一種又好像嚼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裏。筆者六月間曾在教室裏和同學們討論過一個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輛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朝向外
砌成一座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的
擰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開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這一首寫在三十三年六月裏，另一首「不怕死——怕討論」寫在今年六月三日，「六二」的後一日：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
我們就叫他滾他
我們就大聲地喊
滾你媽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壓低我們的情緒
可是朋友們
我們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討論
要戰鬥——我們也得討論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怕討論

一班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佔一半。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結構嚴緊」，而第二首只「是平鋪直敘的說出來」。後者說第二首「自然而完整」，「能在不多的幾句話裏很清楚的說出為什麼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第一首卻「祇寫出了很少的一點，並未能很具體的寫出開會的情形。」又說「在朗誦的效果上」，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筆者沒有練習過朗誦，那回只是教學上的誦讀；要真是在羣衆裏朗誦，那結果也許會向第二首一面倒罷。因為筆者在獨自看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可是一經在教室裏誦讀，就覺得第二首有勁兒，想來朗誦起來更會如此的。「結構嚴緊」，迴環往復的寫出「很少的一點」，讓人仔細吟味，原是詩之所以為詩，不過那是看的詩。朗誦詩的聽衆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沈着痛快，要求動力——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藥桶」「導火線」，靜的形象如「軸心」，「堡壘」「巨繩」，似乎不夠勁兒。

「自然而完整」，就是藝術品了；可是說時容易做時難。朗誦詩得是一種對話或報告，訴諸羣衆，這才直接，才親切自然。但是這對話得乾脆，句逗不能長，並且得相當勻整，太參差了就成演講，太整齊卻也不自然。話得選擇，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這中間得留地步給朗誦人，讓他用他的聲調和表情，配合羣衆的氛圍，完整起來那寫下的詩稿——這也就是集中。劇本在演出裏才完成，朗誦詩也在朗誦裏才完成。這種詩往往看來嫌長可是朗誦起來並不長；因為看是在空間裏，聽是在時間裏。筆者親身的經驗可以證實。前不久在北大舉行的一個詩歌晚會裏聽到朗誦「米啊，你在那裏？」那首詩，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這首詩夠長的，看了起來也許會覺得囉嗦罷。可是朗誦詩也有時候看來很短，像標語口號，不夠詩味兒，放在時間裏又怎麼樣呢？我想還是成，就因為像標語口號才成；標語口號就是短小精悍才得勁兒。不過這種短小的詩，朗誦的時候得多多的頓挫，來佔取時間，發揮那一詞一語裏含蓄着力量。請看田間先生這一首「鞋子」：

回去，
告訴你的女人：
要大家
來做鞋子。
像戰士腳上穿的
結實而大。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詩行的短正表示頓挫的多。這些都是專供朗誦的詩。有些詩並非專供朗誦，卻也適於朗誦，那就得靠朗誦的經驗去選擇。例如上文說過的莊湧先生的「我的實業計劃」，也整齊，也參差，看起來也不長，自然而完整，聽起來更得勁兒。這種看和聽的一致，似乎是不常有的例子。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主要的是對話，看起來似乎長些，可是聞先生朗誦起來，特別是那末尾幾行的低抑的聲調，能夠表達出看的時候看不出一些情感，這就不覺得長而成為一首自然而完整的詩。朗誦詩還要求嚴肅，嚴肅與工作。所以用熟滑的民間形式來寫，往往顯得輕浮，效果也就不大。這裏想到孔子曾以「無邪」論詩，強調詩的政教作用；那「無邪」就是嚴肅，政教作用就是效果，也就是「行事」或者工作。不過他那時以士大夫的「行事」或者工作為目標，現代是以不幸的大衆的行動或者工作為目標，這是不同的。

就在北大那回詩歌晚會散場之後，有一位朋友和筆者討論。他承認朗誦詩的效用，但是覺得這也許祇是當前這個時代需要的詩，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筆者卻以為配合着工業化，生活的集體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美國詩人麥克里希在「詩與公衆世界」一文（一九三八？）裏指出現在「私有世界」和「公衆世界」已經漸漸打通，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集體化似乎不會限於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雖然在各時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麼，朗誦詩也會跟着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存在下去。美國也已經有了朗誦詩，一九四四年出的達文鮑特的「我的國家」（有楊周翰先生譯本）那首長詩，就專為朗誦而作；那裏面強調「一切人是一個人」，「此處的自由就是各處的自由」，這就是威爾基所鼓吹的「四海一家」。照這樣看，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該是穩定了的。但是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佔的地位；那就是只讓朗誦詩存在，只認朗誦詩是詩。筆者卻不能夠贊成這種「罷黜百家」的作風；即使會有這一個時期，相信詩國終於不會那麼狹小的。

書評

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楩譯註　（上下兩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部國幣十二元

馬迪厄法國革命史是近代史學上一部名著，譯本有英文，俄文，挪威文譏種，現在復有中文譯本問世。

馬迪厄是一個徹底研究工作的歷史學者，一生精力，全放在法國革命史之研究工作上，從一七八九年三級會議起對象破命政變（一七九九年）止，其中沒有一個時期，他沒有做過徹底研究工作，他盡量搜第一手史料、革命時代的報紙雜誌、日記、信札、回憶錄、各地政府的檔案公文，尤其巴黎的檔案，都曾充分利用。他用很精密的方法研究問題，所以他對於研究的結果極少修正。他不迷信任何一家的歷史哲學，而是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去看歷史問題。雖然他很重視經濟的因子，他並不完全抹殺偶然事實的重要。一生著述，幾乎盡是專題研究論文。他的習慣是先將研究的結果，寫成短篇文字，然後彙聚起來，成爲專集。法國革命史是他惟一的綜合性著作，那是爲一般讀者及學生們寫的。這本書不是一氣呵成寫成功的。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第一卷，王政之顚覆（一七八七——九二）；一九二四年，第二卷，吉倫黨與山嶽黨；一九二七年，第三卷，恐怖時代。三卷合起來就是目前中文譯本以及英文譯本所根據的原著。以後他曾寫過一卷『新十一月反動時期』及未完成的一卷『執政政府時代』。在第一卷序裏，他說『本書是根據大量文獻而寫的，其中有些是未經印行的文獻，而且是用一種獨立的批評的精神來解釋的』。事實確係如此。本書不同於一般通史教本，把別人研究專題的結果，綜合起來，寫成文章，而是代表作者本人數十年研究這一章歷史所得的概念。書裏間或提及並時學者對於某一問題的意見，但是很少很少。這章歷史多少問題，由他解決的。所以書中會看到這樣字眼：『在著者看來』（四三五頁），『著者覺得』（四四〇頁）。本書對於重要事實，非常詳盡，而原著字數，並不很多。可見其字斟句酌，如何用心。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史之研究，有很多貢獻。他證明六月二日革命，吉倫黨被打倒之後，雅各賓少數分子加入政府。這件事與恐怖政策之採用，有很大關係。『惟有這少數派才主張獨裁及暴力』（二九七頁）。且此派之施行恐怖，是其推行限價政策之必然的行動。

聖鞠斯特極力描繪當時文武官吏之可怕情形及經濟道德情況，來證實其不得已而須採用恐怖政策的主張。他說濟貧病院中主管人即以麵粉供給汪德部叛徒，貴司執行制止投機法的人，自己即從事投機。國產購買者以貶值之紙幣用低價償付地價。指券貶值及生活高漲而使富人更富。『愛國主義成了嘴上買賣，誰也只想犧牲別人，而絲毫不肯犧牲自己的利益』。他預見到全面限價律會引起新的投機。他認爲只有一個途徑，使政府具有其所缺少之主動力。我們須使責任與執行，時時並重。『凡有弊端即須加之以法』，『我們要倚靠平民階級及士兵，要減輕他們的痛苦。』（三四一頁）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的興趣，最初在宗教方面。他在巴黎大學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法國革命時代的信仰問題。他認爲革命時代的宗教儀式是與革命家的思想有極深關係，而不是當時革命家維護革命的策略。他的導師奧拉爾讚賞他這篇論文，謂其『無疵可尋』。但他不能接受馬迪厄的解釋。奧馬兩氏雖有師生之誼，然而在學術上兩派如同仇敵一樣。馬指奧利用歷史爲一黨辯護，而自詡爲客觀（馬給學生美國史學家 Louis Gottschalk 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雖研究法國革命中的經濟因素，但他却不是一個經濟史家。他的注意力是在議會政黨方面。他研究議員的腐敗，他相信大多數爲經濟動機所驅使，至於無所不爲，人性卑劣到如此地步。從他寫的法國革命史中，可以看到革命時代的領袖，公的行爲，私的生活，很少是人格完整的。這班東西，不是站兩邊的投機分子，貪污腐化的官僚，就是接受王室津貼，私通敵國的野心家、騙子、混蛋，惟有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幾個極少數領袖，是眞『不可腐化者』。

奧拉爾一派推崇丹敦，但是馬迪厄研究所得，革命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不是丹敦，而是羅伯斯庇爾。他研究的結果發表後，激起了學術界的波瀾。隨着他的努力，他打倒了丹敦的虛名，而重行建立羅伯斯庇爾在歷史上應得的地位。誠如譯者所云：『百餘年來被人誤解與毀謗的羅伯斯庇爾，至此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五一一頁）。在法國革命史中，他把丹敦腐化行爲，一一指出，而語語有證：

『丹敦之如此勇敢，當然不是沒有計算與目的：……他之反對吉倫黨出走還另有動機。他始終不曾和王黨斷絕關係，並且受過他們收買。他剛剛替舊王室經費內納官塔倫辦了護照，使其緊過市府警務人員的檢查而逃往英國：……』（一五一頁）

『最近發現了一個文獻，在那裏面，路易腓力曾王說，當發爾密之役以後，丹敦曾願出而保護他，並勸他培植在軍中的聲譽！「這於你自己，於你一家，於我們，尤其於你父親，都是很重要的」。最後丹敦還向他說：「你很有即位機會」。在他看來，共和國只是暫時的解決。』（一六八頁）

『從此，吉倫黨不斷利用這賬目事件攻擊丹敦。……：丹敦確曾袒護那些承包人……：丹敦也發了財，其方法難於解釋。他生活闊綽。在奧布郡購置國產，在巴黎及附廓有三所住宅。他是易受指摘的。』（二一一頁）

『一八〇三年時，塔倫曾在領政制時代之法庭提出「丹敦曾接受用放逐王室全家的方法來救路易」』（二二七頁）

『他（杏格虜）又主張「所有四年來獲得巨大產業的壞公民，利用國家之不幸而肥私囊的自利者……諸情人而且僱人來捧場的議員們（指丹敦，德拉夸及西擧），務必使他們所得的吐出來。」』（三〇八頁）

『當丹敦被捕時，在其文件中發現有一封信，係英國外交部給督沙特爾銀行家佩累各的：……令其以巨款付給用省寫字母所指明的人：……此款用以酬報他們「之重要工作，因他們曾爲我們挑撥亂子，而使雅各賓黨之憤激達於極點」。此信既在丹敦文中發現，自然是佩累各認爲此事直接與他有關，所以才以此信交給他。』（三五六——五七頁）

在『各派之傾覆』的一章中，馬迪厄作這樣的『論，『對於寬大派及騙子們之判決，人民並無若何顯著的表示，他們臨刑時，羣衆全然漠視，具有定見的法國人，對於

這類反覆無常只顧個人私利的冒險家，會表示關切嗎？就是新十一月黨得勢的國民大會，亦拒絕恢復丹敦……諸人的地位。』（四〇七頁）

反之，馬迪厄對於羅伯斯庇爾只有頌讚而甚少貶辭，他稱羅爲『最好的公民』（四二八頁），『他律己旣嚴，對人亦很苛求』（四三二頁）。他『決定要用全副精神來建立眞正民治主義』（四三三頁）。羅伯斯庇爾一派要推行社會政策，清理嫌疑犯，分配其財產。他認爲在實現社會政策之前，恐怖政策應當繼續。他要嚴厲制裁腐化分子，於是兩委員會中委員人人自危，終至於這班陰謀家殺害了羅伯斯庇爾等。巴黎平民，感受生活苦痛，埋怨限價政策，對於羅斯伯庇爾之死，似乎漠不關懷。馬迪厄判斷：『這是一個悲劇的矛盾！羅伯斯庇爾及其一派之倒，大部分爲着想用恐怖政策來造成一個財產上的新變化。他們要想用新六月法案造成一個無貧富之分的平等共和國。他們一死，這個理想也隨之而消滅』（四四九頁）。他惋惜底說：『他們殺死了羅斯伯庇爾，便是使民主共和國再遲一百年』（四五〇頁）。

這部法國革命史，雖非完全，因爲他只講到新十一月事變爲止，但是以內容和見解而論，他是最好的一部。外國史學家所寫的法國革命史，中文譯本有 Louis Madelin 法國革命史（商務出版），及 Louis Gottschalk 法國革命時代史（南方印書館出版），都趕不及馬迪厄此書。所以今日國人要研究法國革命史，馬迪厄的著作，是最値得介紹的。至於楊人楩先生的翻譯，有二事可述：第一，譯者是內行，且眞了解書中意義。記得十年前在牛津大學時，楊先生從 J. M. Thompson 先生研究聖翰斯特，湯姆生卽係馬迪厄一派。可說譯者學有師承。他譯此書，非常仔細，關於翻譯名辭，立下五個原則（頁二），且參考英文譯本，校正其中若干錯誤脫略，可以說，中文譯本，較之英譯，對於原著，更爲忠實。第二，原著沒有註釋，『爲使讀者不感覺困難與晦澀起見』，譯者於很多地方，附以註解，此對於讀者給與很大便利。書末附錄（四）（五）兩篇——法國革命史研究概況，及馬迪厄法國革命史之研究，尤有一讀之價値。此兩篇文字，證明歷史學上一個普遍原則，歷史眞理，是個相對的眞理。史學方法的進步，新材料的發現，新的歷史觀念，使每一個時代對於歷史事件眞實性的認識，皆有增加，繼續不斷的增加，且永無止境。

八月十五日　南京

本刊增出華北航空版

自第三卷起在北平發行

本刊自第三卷起，增出華北航空版，由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新實書店代理發行。增出華北航空版的主要目的，在減輕華北讀者的負担。本刊現售三千元，但在平津一帶，須售四千元，（批發同業，因航空郵資太貴，故不得不售四千元）。我們現出航空版後，在華北一帶，售價卽與上海相等，亦售三千元。使華北的讀者，每份可以減輕一千元的負担。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過去國外讀者常常來信，詢問訂閱價目。我們因爲匯兌關係，始終未能決定一個適當的價格。現在決定：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爲單位，收美金五元，平寄。（航空郵費太貴，我們勸國外讀者不要航寄，藉資節省。如其願意航寄，則請除訂費五元外，多匯二十五元，我們當代爲登賬，一年期滿後，多退少補。）（目前國外航空郵資，印刷品照信件同樣收費，每五公分爲國幣二千元，本刊每本約重四十公分，每期航寄國外，須國幣一萬七千元左右，全年須八十餘萬元，按照目前外匯價目計算，約爲二十餘美元）。

篇幅不增加•容納量增加

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增加篇幅。但此事困難太多，增加篇幅的結果，必須提高售價，同時增加航空郵費。我們爲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担，不能實行增加篇幅的計劃。

又有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全部用六號字排印，如此，便可多容納文字。但另外又有一部分讀者，覺得我們用六號字已經用得太多，損害讀者的目力，要求設法減少用六號字。

廣東番禺私立象賢中學的黃兌西先生來信，主張減少版面四週所餘的空白，每面多排幾行，每行多排幾個字，如此，在不增加篇幅的原則下，卽可增加文字的容納量。我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現在讀了黃先生的來信，就決定實行。自三卷起，每面原排三十行者，改排爲三十二行，每行原排六十四字者（小五號），改排六十八字。這樣每面可以多容納了二百五十六個字，用六號字排者，每面可以多容納三百六十餘字。每期大約可以多容納六千字左右，也就等于增加了三頁。事實上本刊增加了六千字的排工與稿費，而讀者的負担則未增加。

趙家璧主編

晨光文學叢書

外埠郵購

一、請按下列書價用匯票或郵票，掛號寄至本公司。
二、外埠包紮費平寄掛號郵費一律免收。
三、讀者如須寄航空，每冊另加航空郵費二千元，多退少補。
四、書價如有更動、外埠譜者以發信日期之書價作標準。

本叢書創刊以來，已在國內出版界中別樹一幟，不但選稿精審，本本俱屬名家名作，且裝幀美觀，印刷上乘，開本一律，極宜收藏。第一期新書五種，均已售罄再版，第二期新書最近出版，第三四期新書已在印續編輯中。自後按月有新書出版，愛好文藝讀者，請隨時注意本叢書廣告。

外埠批發

一、外埠同業批發，貨款務請先惠。
二、每種不滿十本者七五折，十本以上七・二五折，五十本以上七・一二五折，一百本以上七折。
三、包紮費郵寄費由客戶負擔。
四、同業來往，每月結算一次。

巴金：寒夜
——長篇小說——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長篇小說，曾在上海「文藝復興」連續刊載，極得讀者的好評。作者用樸素無華的筆，寫湘桂戰事高潮時，重慶山城中一個渺小人物的平凡故事。雖然沒有壯烈的犧牲，熱鬧的場面，却吐露了平凡人的願望，痛苦和哀愁。愛讀巴金作品的人，這部近作不能錯過。

370頁　12000元

錢鍾書：圍城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去年在「文藝復興」連載時，立刻引起廣大的注意。刊變好。人物和對話的生動，心理描寫的細膩，人情世態觀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筆，寫得飽滿而巧適。警闢片段，充滿了機智和幽默，而整個小說的氣氛却是悲涼而又憤鬱。故事的引人入勝，每個「文藝復興」的讀者都能作證的。

4 0頁　12000元

徐志摩：志摩日記
——未發表遺作——

徐志摩生前所寫未發表的日記兩部「西湖記」和「眉軒瑣語」，由陸小曼女士編輯發表，另附墨蹟三十餘頁，銅版彩色精印，均屬作者生前友好，如太戈爾，胡適，聞一多，楊杏佛等二十餘人親筆所作之詩辭彩圖畫。真跡製版，名貴異常。「愛眉小扎」亦包含在本書之內。精印一厚冊。

240頁　8000元

老舍：微神集
——短篇小說集——

老舍生平所作短篇散見於各刊物，及結集中。本書是他自選的短篇集之一。他在序中說：「以前所寫的短篇中，有許多篇根本要不得，現在，晨光出版公司要印我的全集，我想，我應當挑選一下，把值得留下的留下，不值得留下的刪去，使讀者不至於多費錢東西。」這是全集中的第一個短篇集，取名「微神集」。

310頁　10000元

王西彥：村野戀人
——長篇小說——

這是抗戰期間發生於湘南一個小鄉村中二對兄妹的戀愛故事，作者把牠安置在一個神秘的氛圍中，故事進行得迂迴曲折，讀之令人神往；而農民性的愛和恨，在作者的筆底下更發揮無餘。二十餘萬字長篇小說，最新出版。

預告

老舍：惶惑
——長篇小說——

這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以陷落後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裏面各種人物的動態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如何各自決定各自的生活態度去應付這個偉大的民族鬥爭的故事。「惶惑」自北平淪陷寫起到南京失守爲止。上下二冊。初版售罄，再版出書。

620頁　二冊　16000元

老舍：偷生
——長篇小說——

這是繼「惶惑」後「四世同堂」的第二部，故事向前進展，廣州陷落，武漢撤退：北平被敵人親爲把拿定的苦難日子中，祁老人一家和他的鄰居們遭遇了更慘酷的命運。國內各報一致評論本書為抗戰以來一部最偉大的文藝作品。分釘上下二冊，初版本已全部售罄，再版本最近出版。

730頁　二冊　18000

老舍：飢荒
——長篇小說——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長篇，分一百章，三大部。第一部「惶惑」容納三十四章，第二部「偷生」容納三十三章，最後一部「飢荒」也是三十三章，每章約一萬字，所以全書共一百萬字。第一二部出版後，國內論壇一致推崇。最後一部的「飢荒」已由作者在美國完成中。即將由本公司出版。

預告

師陀：結婚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曾連續刊載於上海文匯報上，讀者一致推崇，單行本發行權已由本公司獲得。已開始排印，短期內即可出版。作者過去曾用「蘆焚」筆名寫過許多散文和小說，抗戰後期和勝利後，著有「果園城記」及「夜店」等，銷行極廣。本書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二十萬字長篇小說。

預告

巴金：第四病室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病中日記，寫一個病人在內地某醫院中所過十天的病院生活。他在這個人類受苦，掙扎，死亡的暗角裏，發見了偉大的友情，友情不但在這裏生長，並且把陰暗的病室也照亮了。作者用了一種新穎的手法安排故事，對話生動簡潔，故事引人入勝，是勝利後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初版本早已售罄，再版本出書。

370頁　9000元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電話四二九三五　哈爾濱路二五八號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